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71n1411

橫川行珙禪師語錄

(門人) 本光等編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自序
  - 橫川和尚語錄目次
  - 鴈蕩山靈巖禪寺語錄
  - 鴈山能仁禪寺語錄
  - 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語錄
  - 室中舉古三十四則
  - 拈古四十八則
  - 頌古四十四則
  - 讚
    - 彌陀懸鼓相
    - 寒山
    - 拾得
    - 豐干
    - 禪月大師畫羅漢像
    - 達磨大師
    - 六祖大師
    - 臨濟大師
    - 德山和尚
    - 雲門大師
    - 趙州和尚
    - 慈明和尚
    - 楊岐和尚
    - 虎丘隆和尚
    - 天目和尚
    - 天目和尚讚松源和尚像永長老請讚
    - 禪人畫師像請讚
  - 偈頌
    - 過竹田西堂無相菴房
    - 清藏主歸鄉省親
    - 送契首座住鴈山靈峯
    - 示椿藏主
    - 到中山寶首座房

    - 永藏主到鴈蕩山放牧寮請益
    - 寄予藏主
    - 示莫侍者
    - 寄明藏主
    - 寄息首座
    - 示然侍者
    - 送權侍者遊洞庭
    - 寄梓巖西堂和尚
    - 寄寶藏主
    - 送明藏主
    - 示收侍者
    - 送靈石齊物長老
    - 寄端書記
    - 送茂侍者
    - 示明侍者
    - 寄灌頂長老
    - 示至侍者
    - 送一維那
    - 送琦上人
    - 寄雪竇千峯琬西堂
    - 道藏主號物外因作此偈
    - 寄海藏主
    - 送徹上人遊台鴈
    - 送真藏主
    - 示霞上人
    - 寄靈仲通姪
    - 拄杖歌
    - 歸山
    - 此菴歌
    - 示恩藏主
    - 寄琢間和尚
    - 塔偈
    - 塔銘
- 卷目次
    - 1
    - 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言無展事，語不投機。承言者喪，滯句者迷。總不與麼，有甚交涉？昆明池裏失却劒，曲江江裏撈得鋸。齷齷齷，且過時，莽莽鹵鹵河沙數。禪人集余語，因書此示之。　戊子冬

橫川和尚語錄目次

上卷
自序
靈巖錄
能仁錄
育王錄
下卷
室中舉古
拈古
頌古
讚
偈頌

目次(終)

No．1411

橫川和尚語錄上

門人住持鴈蕩山羅漢禪寺本光　等集

師於咸淳四年九月十五日，臨安府淨慈禪寺首座寮受瑞安府鴈蕩山靈巖禪寺請。

二十八日，入寺。

據室云：此室深廣不可思議，譬如虛空具含眾象，於諸境界無所分別。

拈堂箚云：平章國公昔在靈山親受付囑，諸上座徹底會取，令法久住。

指法座云：須彌頂上，白浪輥紅塵。三世聖人，六代開士，天下老和尚沒觜。

陞座，拈香云：此一瓣香爇向寶爐，恭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　陛下，　恭願山嶽為壽，日月齊明。

次，拈香，云：昔年行脚到太白山中，撞著督黃牙老和尚，舉南山筆笋、東海烏賊，擬開口便遭其打。今日思量，痛入骨髓，不似臨濟道：我在先師處喫六十拄杖，猶蒿枝拂相似，爇向寶爐，供養

前住慶元府太白名山天童景德禪寺楊岐第九世天目大和尚，用酬法乳之恩。
就座。　僧出，問：欲行千里，一步為初。如何是最初一步？師云：蹉過了也。僧云：三十年後有人舉此話在。師云：莫亂統。僧云：且喜楊岐正脉通。師云：向你道莫亂統。僧禮拜，師便喝。
乃云：問話且止。古者道：問之與答，俱是贏得邊事。諸禪德！今日國王之恩如何報答？但識我心從甚處生，識得生處，便識得十二時中用處；識得十二時中用處，便識得無量劫來用處。所以諸佛出來，只要悟明本心，以為究竟。若能如是，自然一時報畢，不必他為。若去他為，即是有為邊事，焉足以報無為之恩？劫石有消日，　君恩無盡時。
上堂，僧問：如何是教外別傳底句？師云：不落玄玅。問：恁麼則直入如來地。師云：且緩緩。
問：如何是學人行履處？師云：你適間從甚處上來？問：如何報得四恩三有去？師云：但從適間路下去。
問：虎逼臨崖時如何？師云：命若懸絲。進云：相救，相救。師拈拄杖擲與之。
乃云：諸和尚子親明自性，莫得認寒則向火、熱則乘凉底是，莫得認地水火風散時一念不動底是，莫得認老僧開口動舌底是。古人云：此性本來清淨，具足萬德，但以隨染淨二緣而有差別。故諸聖悟之，一向淨用而成覺道；眾生迷之，一向染用沒溺輪迴，其體不二。卓拄杖一下，喝一喝。
夜參，云：少室無門戶，如何便得通？夜寒寧耐立，聽我話西東。
上堂：智慧刀裂破有漏愛網，金剛槌擊碎無明窠窟。無位真人乾屎橛，正法眼藏破沙盆。明眼衲僧，辨別不出。
上堂：各各分上，誰不當機？禪客問來，老僧答去。一舉四十九。
上堂：古佛與露柱交參，猫兒咬殺猛虎。驀拈拄杖云：出門撞著須菩提，拶破虛空全體露。一片虛凝絕謂情，萬里清光飛玉兔。
上堂：般若如大火，聚著得一絲毫麼？一拳拳倒黃鶴樓，一踢踢翻鸚鵡洲。有意氣時添意氣，不風流處也風流。
上堂。翠竹亭亭，香嚴一擊忘所知；紅桃灼灼，靈雲一見絕疑惑。鐘樓上念讚，床脚下種菜。勝首座道：猛虎當路坐。喝一喝，云：若無舉鼎拔山力，千里烏騅不易騎。
上堂：百千明鏡，光影相照。塵塵剎剎，各不相借。黃檗打臨濟六十拄杖，臨濟築大愚肋三下拳。天高地厚，水闊山長。諸人向父母未生前道取一句來。
上堂。聰明靈利，意識想解，生死根本。溈山問仰山：法法向上道取一句作麼生道？仰山擬開口，溈山便喝。凡三問三擬答，總被

喝，仰山低頭垂淚云：百丈道：教我更遇人始得。今日便是遇人也。喝一喝，云：生死根本。
上堂，僧問：中觀論云：正覺無名相，隨緣即道場。如何是正覺無名相？師默然。問：如何是隨緣即道場？師垂下一足。
問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師云：多此一問。進云：如何多此一問？師云：古人問如牛毛。
乃云：諸佛時常出世說法度人，不曾間歇，何得眾生無一箇發真歸源？謂其貪愛難斷，非也；謂其業重難消，非也。若諸佛不出世，不說法度人，則眾生自然發真歸源。此是對治法門，切須究取。
上堂：踏破天關，迥然廓落，老僧與你把手共行。忽有人問：如何是佛？踏破天關者是。
上堂：一毛吞海，海性無虧。纖芥投鋒，鋒利不動。龍潭吹滅紙燈，德山倒地禮拜。今年桃李貴，一顆直千金。
佛忌，上堂：三界心盡，即是涅槃。山花紅似錦，澗水湛如藍。
上堂云：大隋燒畬見一蛇，以杖挑向火中，咄云：這箇形骸猶自不放捨，你向這裡死如暗得燈，處世界如虛空，如蓮花不著水，心清淨超於彼。
上堂：世界未成，無佛名、無眾生名；世界纔立，便有許多名目。雖有許多名目，只是假名，初無實義，莫得認著。無事，珍重！
除夜小參，僧出眾云：達磨不來東土，二祖不往西天。師云：張公草鞋賣與誰？僧休去。
師乃云：初祖云：心心如木石。二祖云：兀爾忘緣。曹溪云：善惡都莫思量。他是尋常語話，多少人坐在他語脈裡。他無如何，只要你究心。此心從本不生，亦不會滅。不生不滅，猶如木石。自然忘緣，善惡何有？文殊道：心如虛空，虛空無朕跡，日月却循環。又云：即今是臘月三十日夜。
上堂：相見不揚眉，君東我亦西。相逢欲相喚，脈脈不能語。總是粥飯氣，貼貼底無縫罅，能有幾箇？溫州城裡何限數？
上堂。盡大地冷啾啾，遍十方鬧浩浩。拈拄杖云：放過布袋和尚，穿却解空鼻孔。
佛誕日，上堂：華陰山前百尺井，中有寒泉徹骨冷。誰家女子來照影？不照其餘照斜領。悉達太子生也。
為亨監寺入塔。三脚驢子弄蹄行，踏破大涅槃城，髑骸裏生青草。
上堂。德山見僧入門，拽拄杖便打；睦州見僧入門，便云：見成公案，放你三十棒。不是要他平地成佛，只要他放捨得盡。如今叢林淡薄無人，葢緣箇箇不肯放捨。大眾！面前所見底放捨著在甚處？胷中所藏底放捨著在甚處？

為徹殿主下火。你為殿主來，知得麼？殿裏佛是了事底人，眉間放出白毫光，爍破大地眾生髑髏，火把子亦無著處。
天目和尚忌，拈香云：巴陵不為雲門設齋，報答祇憑三轉語。靈巖今日先師天童和尚忌不設齋，亦無三轉語。諸人還委悉麼？先師在日，向他面前一切伎倆使不著。生既如是，死後亦然。
為行者下火，顧眾云：他是盧行者，火後收取墜腰石。
上堂：地大水大，火大風大。若一念無疑，地不能礙。若一念無愛，水不能溺。若一念無瞋，火不能燒。若一念無喜，風不能飄。如此即是無依道人。佛從無依生，若悟無依，佛亦無得。
上堂：諸法無相，觸目皆形。般若無知，對緣而照。驀直示汝，汝若不會，直處成迂。
開爐，上堂云：雪峰道：三世諸佛在火燄裏轉大法輪。雲門道：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，三世諸佛立地聽。大眾，諸佛轉底親，火燄說底親，欲得不招無間業，莫謗如來正法輪。
上堂：掇轉虛空，一塵不立。驀拈拄杖云：汝諸人還見靈巖拄杖麼？良久云：將謂猴白，更有猴黑。
上堂，僧問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師云：海水不生冰。
乃云：惟一堅密身，一切塵中現。驀拈拄杖橫按，云：韓信臨朝底，十方世界空索索，三千剎海冷沈沈。
上堂。山河大地都盧，是箇金剛眼睛。亦是自己通方，作者共相證明。大道無向背，至理絕言詮。迥出三乘，高超十地。下座。
上堂：巖中宴坐，天雨寶華，也是臭肉來蠅。少林面壁，斷臂安心，頗類燒錢引鬼。直饒脫去古人窠臼，朝打三千，暮打八百。
上堂：德山道：無生死可怖，無涅槃可得，無菩提可證。只是尋常一箇無事人與麼說，事生也事生，爭不怖生死？既怖生死，便有涅槃可得、菩提可證。兄弟！一切語言不可採集。
上堂，拈拄杖云：性海無垠，山河大地是浪，日月星辰是浪，三世諸佛浸爛鼻孔。你諸人要得出頭，且緩緩。
上堂，僧問：有問趙州：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州云：無。此意如何？師大笑一聲。問：和尚一笑，某甲莫曉。師云：笑你漆桶不快。
問：又問：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為甚狗子無佛性？州云：為伊有業識在。還端的不？師云：有甚不端的？問：又有問：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州云：有。趙州年七百甲子，為甚有兩箇舌頭？師云：老人家偏是如此。問：又問：因甚入這皮袋？州云：知而故犯。請和尚明示。師云：我暗了多少？
乃云：鳥窠吹布毛。侍者悟去，拈拄杖云：天外雲斷，草裏蛇驚。

示眾：此事只要當人自悟，三世諸佛無傳受法，六代祖師無傳受法，天下老和尚無傳受法。
僧問臨濟：師唱誰家曲？宗風嗣阿誰？臨濟云：我在黃檗處，三度發問，三度被打。僧擬議，臨濟便喝，隨後打云：不可向虛空裏釘橛去也。
虛空裡如何釘橛？
又有座主問：三乘十二分教豈不是明佛性？臨濟云：荒草不曾鋤。座主云：佛豈賺人也？臨濟云：佛在什麼處？座主無語。臨濟云：對常侍前擬瞞老僧。速退！速退！
看他恁麼有甚傳受，悟底亦無。從無量劫來到今日，如是以諸人分上比論，各各無絲毫欠缺。喫粥了也，洗鉢盂去。有時或自道一句，或對人一句，總無虛實。老僧即今道一句去，碎須彌山為微塵，攝四大海水入一毛孔。於一義作無量義，於無量義作一義。薰風自南來，殿閣生微凉。眾生顛倒，迷己逐物。若能轉物，即同如來。如來者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故名如來。這箇說話，不用搜尋，但觀五蘊皆空，四大無我，直下頓了。無位真人赤骨律，却向北斗裏藏身。眾裏往往作禪會，却且問你：如何是禪？一念虛明底不是，寂寂底不是，參底不是，悟底不是。太末蟲處處能泊，唯不能泊於火燄之上；眾生能緣，唯不能緣於般若之上。一筆勾下石室，行者蹈碓，忘却移脚向什麼處去？
上堂：色身是相，法身是性。一切善惡，盡由法身，不由色身。法身若作惡，色身不生善處。法身作善，色身不墮惡處。凡夫惟見色身，不見法身。不能行無住相布施，不能於一切處行平等行，不能普敬一切眾生。見法身者，即能行無住相布施，即能普敬一切眾生，即能修般若波羅蜜行。此是真實相，為汝等諸人離却四大五蘊，出來與老僧相見。
為益上座下火。我此法印，為欲利益世間故，說八萬四千毛竅悉皆出火，燒盡菩提之種，凋殘功德之林。
上堂。云：王老師教向異類中行。以手捻拳安頭上，云：是驢是馬？明日將一束草來。
為正上座下火？玄沙云：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。舉火把云：劫火洞然，大千俱壞，惟菩提不壞。
上堂，僧出問：某甲半年在和尚座下看柏樹子話，無入頭處，今日望和尚慈悲，方便開示。師喝云：你要來禆販我那？僧禮拜，師云：阿誰信你？
乃云：大眾！直饒掀翻大海，踢倒須彌，喝散白雲，打破虛空，也未做得半箇衲僧。我此門風廣大，威德自在，是故靈山會上廣額屠

兒放下屠刀云：我是千佛一數大集會中大力魔王，待一切眾生成佛，了眾生界空，然後發菩提心。真獅子兒，善獅子吼。
上堂，召大眾云：色聲為無生之鴆毒，受想是至人之坑穽。便下座。
上堂，舉：百丈侍馬祖行次，忽見野鴨飛過，祖云：是什麼？丈云：野鴨子。祖云：甚處去也？丈云：飛過去也。馬祖搦丈鼻頭，丈負痛失聲云：阿唧！阿唧！祖云：又道飛去也，元來只在這裏。丈直得浹背汗流，因茲有省，却歸侍者寮哀哀大哭，同事問：汝父母喪耶？丈云：無。同事云：被人罵耶？丈云：無。同事云：汝哭作什麼？丈云：我鼻被大師搦得痛。同事云：有甚機緣不契？丈云：汝自問取和尚。同事乃問馬祖，祖云：是伊會也，汝自問他。同事回寮，丈乃呵呵大笑，同事云：汝適來哭，如今為甚却笑？丈云：適來哭，如今笑。
次日，馬祖陞堂，眾纔集，丈乃出，捲却拜席，祖便下座，歸方丈。
却喚丈問：我適來上堂未曾說法，你為什麼便捲却席子？丈云：某甲昨日被和尚搦得鼻頭痛。祖云：你昨日向什麼處留心？丈云：今日鼻頭又不痛也。祖云：你深知今日事。丈乃禮拜而退。
丈再參馬祖，侍立次，祖以目視禪床角拂子，丈云：即此用？離此用？祖云：汝向後開兩片皮，將何為人？丈取拂子竪起，祖云：即此用？離此用？丈掛拂子於舊處，祖振威一喝，丈云：直得三日耳聾。
師云：鼻頭被搦，負痛失聲，與野鴨飛過去有甚干涉？哭一上，笑一上，狂性所發。馬祖道：是伊會也。何不用本分草料？陞堂捲席，謂：昨日被和尚搦得鼻頭痛，轉沒交涉。馬祖云：你昨日向什麼處留心？答云：今日鼻頭又不痛也。馬祖云：你深知今日事，此是一問一答。再參馬祖，頭上安頭，喝一喝，便下座。
結夏，小參。十方同聚會，啾啾唧唧；箇箇學無為，勞勞擺擺。此是選佛場，咄！心空及第歸。既是心空，有何所歸？
龐居士是夢言，老僧亦是夢言。此夢若破，一法無留。一法無留，萬法樅然。薰風自南來，殿閣生微凉，鐵船水上浮。喝一喝，盲龜跛鼈空流浪，枉使漁翁把釣竿。
為總副寺下火，橫千豎百，總由上座敲冰取火，得問老僧。擲下火把，云：燒你眼睛。
達磨祖師忌，拈香云：度流沙十萬里，半雨半風；坐少林八九年，花開花落。琅琊云：師心兮戴。
上堂。上座：生死事大，諸佛只要體取無生無死底道理。如何是無死？無死即是死。如何是無生？無生即是生。僧問鼓山：生死沈

淪，如何出得？山云：你在裏許多少時習麼說話？且道他出得生死，出不得生死？
咸淳八年十月二十四日，堂箚改差住持本府能仁禪寺。受請畢，辭眾，上堂：
舊觀復還，方為慶愜。豈料朝文荐至，改住能仁。無門廻避，姑且隨緣。道伴高流，切希珍重。

鴈山能仁禪寺語錄

當日入寺陞座，拈香祝聖罷，就座。僧問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師云：臨濟三度問黃檗，黃檗三度打六十拄杖。
乃云：大眾，去來不以象，動靜不以心。豈謂茲山虛席，京畿諸寺宿德名員請于廊廟，抑俾來此開堂。且今日說箇什麼即得？九山突兀，四水縈廻。道是為諸人舉話，必謂實諸所有，盡十方世界無一微塵許法與諸人作見聞覺知；必謂空諸所無，大迦葉聆箏起舞，目犍連雙足越坑。理應如是。干戈纔偃息，四海樂昇平。
當晚，小參。只箇住山寧有意？向來成佛亦無心。山僧來此出於諸人，諸人為佛法之故，佛法不屬山僧，山僧證明而已。然證明亦非易事，即今道是，得麼？道非，得麼？非之與是一時截斷，得麼？此是真實相為，直得上無攀仰、下絕己躬，常光現前，壁立萬仞。卓拄杖一下，喝一喝。
上堂：娑娑世界以音聲為佛事，香積世界以香飯為佛事，執之失度，必入邪路。能仁這裡以一切處為佛事，過去未來塵沙諸佛在你諸人脚跟下。還知麼？
上堂，僧問：如何是一塵入正受？師云：達磨面壁。問：如何是諸塵三昧起？師云：雲門扇子。
乃舉：教中道：身心清淨，諸境清淨。楊岐道：諸境清淨，身心清淨。喝一喝，云：你道這一喝落在那邊？乃云：一喝分賓主，照用一時行，會得箇中意，日午打三更。
上堂。無佛處云是佛，無法處云是法，無僧處云是僧，是名轉法輪。不是轉法輪，盞子撲落地，楪子成七片，天清地寧，君王長壽，萬民安樂。
上堂：從人至佛，是聖情執。從人至地獄，是凡情執。凡聖淨盡，人即是佛，佛即是人。有情無佛性，無情有佛性，總是妄見。
上堂：鷺池鷲嶺，海甸菴園，不異這裏。你道即今說什麼法？若意根尚滯，直須向前決擇。保福有言：擊石火，閃電光，搆得搆不得，未免喪身失命。

上堂，舉：僧問百丈：如何是佛？丈云：阿誰？僧云：某甲。丈云：汝還識某甲否？僧云：分明箇。丈舉拂子云：汝還見麼？僧云：見。丈良久，乃云：靈光獨耀，迥脫根塵，體露真常，不拘文字，心性無染，本自圓成，但離妄緣，即如如佛。
師云：某甲便是，某甲何用？還識某甲否？未舉拂子：靈光獨耀，迥脫根塵。舉起拂子：靈光獨耀，迥脫根塵。體露真常，不拘文字。心性無染，本目圓成。但離妄緣，即如如佛。須彌山塞你咽喉，大海水浸你鼻孔。
上堂：歷劫來來無盡燈，不曾挑剔鎮長明。夜行摸壁人無數，試問如何恁麼生？
上堂：大丈夫漢，別有生涯。靈不在己，聖不慕他。二三四七，水月空花。
上堂：識心達本源，故號為沙門。喚什麼作心？喚什麼作識？喚什麼作本源？作麼生達？答不得老僧。你不是沙門，今日帝釋天與釋迦在中庭相爭佛法甚鬧。
聖節，上堂：河清海晏皇基壯，雨順風調百姓安。三世如來同祝讚，龍樓曲奏萬年歡。
上堂：今日生，來日死，千年田，八百主，郎當屋舍沒人修。還會麼？火官頭上風車子。
上堂：離四句，絕百非，老僧愛瞋不愛喜。箭過西天十萬里，向大唐國裡等候。
上堂。雪峯道：望州亭與你相見了也，烏石嶺與你相見了也，僧堂前與你相見了也。有甚麼事？鵝湖無端驟步歸方丈，保福入僧堂，豈不是累他？雪峯好與二十棒。拈拄杖云：什麼處去也？
結夏，小參。諸上座！一秋、一冬、一春，東西南北，撥草瞻風，踏破施主幾緉草鞋。一夏三箇月，赫日炎炎，全身放下，便是清凉國。以大圓覺為我伽藍，身心安居，平等性智。黑牛臥死水出身句作麼生道？
上堂：猪肉案頭有悟底，菩提路上無歇人。便下座。
達磨忌，拈香云：古者道：達磨不來東土。又有道：攜隻履西歸，走作多少？兄弟！今日為你見前一眾燒香供養他，看他香煙起處，戒香、定香、慧香、解脫香，歸依佛、歸依法、歸依僧。
中秋，上堂。馬祖、百丈、智藏、南泉翫月，各呈自己見解，於月有甚交涉？月輪有圓有缺，孤光透徹，謂之月光菩薩，照破山河大地昏暗，開一切眾生心地昏暗。老僧出母胎時正當今夜，拈却門前大安山，放你諸人東去西去。
至日，上堂：萬靈同轍，千聖共行底路子撥開了也。陰去陽來，烏飛兔走。明眼衲僧，一場莽鹵。

除夜，小參。業識茫茫，無本可據，逗到臘月三十日夜，一似落湯螃蠏，五更鐘動，曙色平分，交慶新年，六六依然三十六，塵沙劫來，流浪生死，如汲井輪，無有停息。
上堂：三衣覆體，四事供需。若也知慚知愧，是真釋子。莫道曩劫修來，非從今日。
上堂：心外無法，法外無心。南嶽磨甎作鏡，馬師坐禪成佛。日面佛，月面佛，五帝三皇是何物？須彌山上走馬，大洋海底藏身。為石直，歲下火。似地擎山，不知山之孤峻；如石含玉，不知玉之無瑕。松直棘曲，直底為材用，曲底作柴燒。
上堂：六國未寧，雲擎雨色；六國已寧，日放山光。石牛攔古路，一馬生三寅。便下座。
上堂，僧問：汾陽和尚示眾：夫說法者，須具十智同真。若不具十智同真，邪正不辨，緇素不分，不可為人天眼目。如何是十智同真？師云：我不辭向你說，只恐你不信。問：如何是一同一質？師云：山河大地。問：如何是二同大事？師云：百草頭邊薦取。問：如何是三總同參？師云：文殊、普賢，泥猪疥狗。問：如何是四同真智？師云：對面不相識。問：如何是五同徧普？師云：西天此土。問：如何是六同具足？師云：一聲徧在諸人耳。問：如何是七同得失？師云：灰頭土面。問：如何是八同生殺？師云：你問我答。問：如何是九同音吼？師云：丙丁童子念摩訶。問：如何是十同得入？師云：金毛獅子。問：與什麼人同得入？師云：善財拄杖子。問：與誰同音吼？師豎起拂子。問：作麼生同生殺？師云：你喫得棒也未？問：何物同得失？師云：據虎頭，收虎尾。問：那箇同具足？師云：步步踏著。問：何物同遍普？師云：上座因什麼只得一半？問：何人同真智？師云：金屑雖貴，落眼成翳。問：孰能總同參？師云：破草鞋。問：那箇同大事？師云：寒山拊掌，拾得呵呵。問：何物同一質？師云：藕絲牽大象。
乃云：不用舉古，只論如今。諸人在這裏聽法，將什麼聽？將耳聽，耳有根。如何聽？將眼聽，眼有根。如何聽？將心聽，心有根。如何聽？我法無相，你聽無形。臨濟大師道：若欲生死去住，脫著自由。即今識取聽法底人無形、無相、無根、無本、無住處。為滋上座下火。聽吾火把子，為汝說妙偈。滋蔓不可圖，縛住生與死。千劫萬劫中，箇箇皆如此。
上堂。百丈陞堂，黃檗出問：從上宗乘如何指示？丈良久，檗云：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。丈云：將謂汝是箇人。乃歸方丈。檗隨後入云：某甲特來。丈云：若爾，則他後不得辜負吾。　師云：百丈坐得斷，不歸方丈去，黃檗有箇悟處。

上堂，僧出問：丹霞燒木佛，院主因甚眉鬚墮落？師云：正是我疑處。問：和尚是善知識，為什麼也有疑處？師云：盡大地人不疑，我則無疑。
問：清淨行者因甚不入涅槃？師云：從來與麼。
問：破戒比丘因甚不入地獄？師云：汝自應知。
問：文殊出女子定不得，罔明為甚出得？師云：罔明却能彈指。
問：百丈不落因果，為甚麼墮野狐身？不昧因果，為甚麼脫野狐身？師云：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。
問：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？師云：百鳥銜花。問：見四祖後如何？師云：百鳥不銜花。
乃云：心清淨是佛，心光明是法，阿那箇不清淨光明？至於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悉皆清淨光明，是故佛法遍一切處。大唐國裏打鐘魚鼓板，師僧隊隊入僧堂；新羅國裏打鐘魚鼓板，師僧隊隊入僧堂。
上堂：多學何益，直須退步。孤明自照，省悟諸塵。纖毫不立，猶是過患。
上堂：天普蓋，地普擎，日月普照。達磨西來，跋涉流沙。後代兒孫，弄巧成拙。
新到相看，師問：甚處來？僧云：雪峯來。師云：鼈鼻蛇咬人，無藥可醫，是否？僧云：某甲親遭一口。師云：如何得命到這裡？僧擬開口，師便打。
上堂：各各有箇世界，大地載不起，虛空包不盡。山僧底拈來拋向諸人面前，諸人底拈來拋向山僧面前，得麼？
上堂：仁者，不教你取一法如微塵大，不教你捨一法如微塵許，不教你便恁麼休去。下座。
上堂：諸上座，莫只管如韓獹逐塊，當念無常。凡世間有形相者，皆被無常吞却，無常又被無常吞却。若能省悟無常之無常，即是上座自己。
除夜，小參。靈山拈花，迦葉微笑；少林面壁，二祖安心。老僧從年頭到年尾，語默動靜更無一箇采著，任你人人本具、箇箇圓成，至於鐘聲鵲噪可契真源，作麼生道將一句來？
上堂：雲門大師道：幻泡等無礙，一切處不是幻泡，一切處不見無礙。
師云：雲在嶺頭閒不徹，水流澗下太忙生。又拈拄杖云：總是幻泡，總不是幻泡；總是無礙，總不是無礙。
上堂，舉：百丈普請鋤地次，忽見一僧聞鼓鳴，舉起鋤頭，大笑便歸。丈云：俊哉！此是觀音入理之門。丈歸，乃喚其僧問：適來汝見什麼道理便恁麼？僧云：某甲聞鼓聲，歸喫飯去來。丈乃笑而已。　師云：此便是觀音入理之門。

師一日見兄弟舉古舉今，問他：於你自己分上有甚交涉？僧無語，師打一棒，云：舉古舉今是你，開口不得是你。
端午，上堂。龍牙云：學道先須有悟由，還如曾鬬快龍舟？雖然舊閣閒田地，一度贏來方始休。拈拄杖擲下，便歸方丈。
上堂，僧問：如何是聞復翳根除？師云：一不成，二不是。如何是塵消覺圓淨？師云：漏木杓，破笊籬。
乃云：木女穿針山色秀，石人牽線海雲生。高茅座主赤雙脚，直向毗盧頂上行。
上堂：目前無法，法法摐然。心外無機，機機相副。日面佛，月面佛，五帝三皇是何物？星河秋一鴈，砧杵夜千家。
謝秉拂齋，上堂：食輪轉，法輪轉，老僧合掌頂戴。經云：其施汝者，不名福田；供養汝者，墮三惡道。
為聰副寺下火。汝一生聰明利智，千計萬筭，到這裏總用不著，便好死却身心，莫待火燄上添草。
上堂。壯士展臂，不借他力；善舞太阿，不傷其手。拈拄杖，云：橫身當宇宙，一句定綱宗。
上堂：一法若有，毗盧墮在凡夫，永劫不復。萬法若無，普賢失其境界，沒處去。
施主，上堂：處處壁立千仞，歷歷常光現前。教中道：初日分、中日分、後日分，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。
上堂，舉百丈陞堂，雲巖晟出問云：和尚每日區區為阿誰？丈云：有一人要。晟云：因甚不教伊自作？丈云：他無家活。　師云：要底人在甚處？雖無家活，教伊自作始得。
上堂：無三界可出，是眾生也。無菩提可求，是諸佛也。諸佛眾生，非一非二。所以道，性相平等，菩提解脫，業障煩惱。
上堂：寒暑荒却心田草，智慧刀無用底物。便下座。
上堂：夜來地動葭灰起，百草頭邊一寸春，抖擻精神急薦取，生老病死不饒人。
月旦，上堂：雲門大師道：盡乾坤大地，無纖毫過患，猶是轉句。不見一色，始是半提。須知更有全提時節。
師拈拄杖云：拄杖子在你諸人頭上轉大法輪，三世諸佛在你諸人脚下轉大法輪，一切眾生成等正覺。
延慶和尚下火：成、住、壞、空。成者，四大假合，一箇己身是也；住者，據曲木床底是也；壞者，四大分離，己身無有是也；空者，明暗色空，無絲毫隔礙是也。舉火，云：火性元空，成、住、壞、空，不相棄離，一切如是，見徹根源，石上栽花。
上堂。拈槌豎拂，好肉剜瘡。舉今舉古，開眼尿床。設使別有生機，也是露布。總不與麼，無孔鐵鎚。

上堂：惡是罪業，善亦是罪業。罪業消除，青天白日。西河弄獅子，豐干騎猛虎，老玄沙卓牌，鄧師伯打瓦鼓。
結夏，上堂。十五日已前即不問，十五日已後不暇問著。正當十五日，道將一句來。道得來，只是半句。護生禁足，西天令嚴。佛入涅槃已二千二百二十載，無有不遵守者。以拄杖劃一劃，便下座。
上堂：入凡入聖，入穢入淨，入真入俗，何以如此？蓮花生淤泥。復頌云：蓮花生淤泥，標格天然別。出水未出時，餧魚并餧鼈。
為疑副寺下火。莊下監造僧眾米，滿頭滿面是埃塵。歸來跳入火中浴，超出毗盧清淨身。
上堂，僧問：有問趙州：如何是西來意？云：庭前柏樹子。有問慶雲云：庭前無柏樹。一等是問西來意，為甚答不同？師云：不是闍梨問，老僧也不知。
乃云：大洋海底不宿死屍，如來藏裏不停一法。椰[木*栗]橫擔不顧人，直入千峯萬峯去。
為玉首座下火。玉將火試，若是和璞懸黎，垂棘結綠，千鍛萬練，其質愈潤，其色愈潔，猶雲門被睦州拶折隻腳，去死十分。擲下火把，云：果然。
上堂：五千四十八卷，是黃葉止啼。若是箇漢，撥著便轉。
為總首座下火，平地上死人無數，透過荊棘林者是好手。今日不可總道堂中上座有長處也。舉火云：嗍喇嗍喇。
謝秉拂齋，上堂。食供養，一飽忘百飢；法供養，心花發現照十方剎，可謂功不浪施。拈拄杖，云：趁得老鼠，打破油甕。
為僧行普請下火。汝諸人各各具一點妙明真性，劫火洞然，世界俱壞。此性不壞，看經坐禪，開單展鉢，行益普請，出生入死，動轉施為，全是此性。只為一念迷妄，背覺合塵，不知落處。吾為汝點破了也。退後退後，火蛇來穿你髑髏。擲下火把。
上堂，舉臨濟禪師到龍光，光上堂，臨濟出問：不展鋒鋩，如何得勝？龍光據坐，臨濟云：大善知識！豈無方便？龍光瞪目，臨濟以手指云：這老漢今日敗闕也。　師云：今日眾裏總道：臨濟問：不展鋒鋩，如何得勝？龍光據坐。屈哉！作家相見，豈在形言？三千里外知得他也是鈍漢。
示眾。堂中諸兄弟到方丈上請告香普說，仰見作成叢林盛心，但此事不在語言，秘魔一生只是擎杈、俱胝一生只是豎指、打地和尚一生只是打地，分開太華、裂破黃河，尚接不得一箇半箇。我若說得天花亂墜，更用不著你一眾，箇箇是大丈夫漢，十二時中無絲毫滲漏，紅塵堆裏波波挈挈、青山影中飄飄颯颯，便是屠兒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底時節，只不得與麼會。若與麼會，落在知解之數，被知解束縛，胡亂轉動一步，不得明被明礙、暗被暗礙、色被色礙、空

被空礙、語言被語言礙，所以沈墜生死苦海中無出頭分。古人脚跟下穩實，自然八面玲瓏，拈條死蛇便解活弄。豈不見僧問馬祖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馬祖喚：近前來。僧近前來，祖便打，云：六耳不同謀。

黃龍南和尚云：古人尚道：六耳不同謀。何況三百五百，浩浩地商量禍事？禍事知解底如何摶量？摶量到彌勒下生，無你討頭處，除非知解忘伎倆，盡猶明鏡中看萬象，纖毫無隱。一切處既無隔礙，指鹿為馬，將南作北，放去收來，著著自由，方可以出來垂手，不瞎學者之眼。松源師翁臨終垂語：久參正路行者，有只不能用黑豆法，難以荷負正宗，臨濟佛法到此平沈。痛哉！痛哉！師翁之言切有深旨，討正路行者如星中揀月，況用黑豆法者耶？兄弟！你若是箇一刀兩段底漢，黑豆法有甚難用？智門和尚道：黑豆好合醬。只這便是。

年來叢林荒凉，看不上眼。蓋緣據曲木床，盡是知解之徒，道這一箇公案是為人處，那箇公案不是為人處。喜人單提獨弄，謂之向上巴鼻；怕人說心說性，謂之佛法道理。

又有一等專造新奇語句，謂之出格，引誘新人眾者。若如此，吾宗豈到今日？看他德山、臨濟、趙睦二州、雲門諸老，是何標格？有頭面到你見麼？有你湊泊處麼？千古之下，炳焉如懸諸日月。

六祖示眾云：吾有一物，無頭無尾，無名無字，無背無面，諸人還識麼？時有荷澤神會出云：是諸佛之本源，乃神會之佛性。六祖打一棒云：這饒舌沙彌！我喚作一物尚不中，豈況本源佛性？此子向後設有把茅蓋頭，也只成箇知解宗徒。

法眼云：古人授記終不錯，如今立知解為宗。即荷澤是也。

參禪不具這般眼腦，空住黃面老子屋，喫黃面老子飯，反不如三家村裏種田公子兄弟就己退步，向脚跟下默默提撕。具得這般眼腦，生老病死苦總被你照破，只是能仁未放過，在我此門中如大海水，愈入愈深，直須到底始得。且如何得到底去？但辦肯心，必不相賺。珍重！

謝秉拂齋，上堂。以食供養諸人者是好心，以法供養諸人者是好心。三文錢娶箇黑老婆，頭不梳，面不洗，知他是凡是聖？喝一喝。

上堂：有一句舉似諸人，各各斂念聽取。這一句即是父母未生前底句。古人不喚作一句，喚作一句成死句。所以不參死句，只參活句。路逢死蛇休打殺，無底籃子盛將歸。

上堂：小屎坑，大屎坑，浸不殺底出來。我有一句向你道：如何是佛？乾屎橛。

結夏，上堂。老僧與諸人，諸佛及眾生，情與無情，皆是布袋裏物，教誰結却布袋口？
上堂，舉：百丈因麙上座來參，喫茶了，丈云：有事相借問，得麼？麙云：幸自非言，何須箚窒？丈云：與麼則許借問也。麙云：更請一甌茶。丈云：收得安南，又憂塞北。麙撥開胷云：與麼，與麼。丈云：要且難搆，要且難搆。麙云：知即得，知即得。　師云：一等相見，就中要妙。麙上座撥開胸云：與麼，與麼。百丈道：要且難搆，要且難搆。老僧只擡得他，搦不得他。
上堂。諸法從本來，常自寂滅相。春草青青，夏木森森，秋風浙浙，冬冰片片。拈拄杖云：你諸人從朝至暮，走上走下。

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語錄

至元二十年三月念六日。
都總攝自燕京遣僧使持箚至溫州鴈蕩山放牧寮，請師住持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。前住持東湖霞嶼道貫製江湖請疏云：
鄮嶺東，震之鷲峯。鷲峯西，天之鄮嶺。真身塔涌，即佛現前。彈壓山川，貴得人物相稱。
能仁東堂橫川禪師宗旨，續臨濟楊岐應菴之脈，說法無雕琢藻繪入時之辭，真摧邪魔山之金剛王寶杵也。燕京鴈蕩，相距數千里之遙。
總攝除檄，專僧敦請，尊其道也。如此雖則閒居宜老，應物非時，當念祖道靡委淪胥，來作中流砥柱。
師於八月初二日入寺。
佛殿燒香云：三十二相天人仰，八十種好鬼神驚。
陞座，拈香云：此一瓣香，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。
次拈香云：奉為皇太子壽筭千秋，闔朝官屬增崇祿位。
次拈香，云：奉為國師、大師、總攝大師增崇法筭。
就座，僧出眾來擬問，師以手約退：上座且住，聽老僧處分。
乃云：十方世界，佛法顯然，其中有昧，根塵之故。所以達磨大師道：吾本來茲土，說法救迷情，一花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。茲者稱提，便合頓悟，眼見色不被色礙，耳聞聲不被聲礙，至於諸根俱無所礙，皇風成一片，慧日鎮長明。
上堂：諸上座，達自心，了自心，居淨土無喜，住惡世無嫌。且作麼生達？作麼生了？有底道：大盡三十日，小盡二十九。恁麼則種種法生，有生即有滅，生滅不停，爭得了達？直須子細。
上堂：說甚麼諸佛出世不出世，祖師西來不西來，單提是大過患，演說是大過患，總不與麼是大過患。

上堂：目視雲霄，壁立萬仞。灰頭土面，拖泥帶水。野狐鳴，獅子吼。獅子吼，野狐鳴。三十年後，有人悟去。
結夏，小參。一堂龍象古來無，道貌冰霜照四圍，選佛場開無可選，心空及第亦無歸。老僧不用敲床豎拂，亦不用東語西話，西家杓柄短、東家杓柄長，亦不要大家論量。今日喫甚菜？二年同一春。接手句作麼生道？
至元二十一年四月十二日，恭奉聖旨，俾住持本寺，領眾焚香，望闕謝恩罷。
陞座，乃云：黃河三千年一度清，聖人五百世一度出。皇皇上帝統御金輪，東盡嵎夷，西及昧谷，南放交趾，北屬幽都，六軍萬姓悉稟威靈，亦猶釋迦如來舍利寶光照四天下。
慶元府路古鄞山中，兩蒙聖旨，恩寵尤多。化瓦礫場為夜摩兜率之宮，致貧道入於休歇解脫之域。皇風永扇，寶曆彌新。鶴禁迎祥，鴛行詠德。卓拄杖云：虛空可量風可繫，無能盡說佛功德。
結夏，小參。立三期限，逼蛇化龍；蠟人為驗，西天使得。護生殺生，事涉兩頭；兩錯商量，空筵氣力。鋤一片畬、種一籮粟，辛勤不少；日中一飡、夜後一寢，未出常情。育王寺裡僧，箇箇得人憎。你有拄杖子，我與你拄杖子；你無拄杖子，我奪却你拄杖子。
上堂：凡夫與聖人有異，其性無異。天熱凡夫道熱，聖人不可道不熱。天寒凡夫道寒，聖人不可道不寒。匝地普天如此，只要見性。見性成佛，佛即凡夫，凡夫即佛。
上堂，僧問：清淨本然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？師云：你因甚有此一問？
乃云：擊開大解脫門，識取無面目底。全放全收，全殺全活。十方世界一團鐵，虛空背上白毛生。
示眾。我宗無一法與人，達磨西來作證而已。箇箇本自具足，無量劫來到今日，折旋俯仰，應機接物，屙屎送尿，出生入死，不欠一絲毫，不剩一絲毫。可大師只禮三拜，依位而立，紹續祖位。如今人道是有禪有道，攜囊挈鉢，東西南北馳求，情生智隔，想變體殊，更撞著一等邪師，指東劃西，愈增顛倒。但馳求之心歇去，本來境界自然發現，如何得歇？要歇不能得歇，十二時中行住坐臥都是你歇處。演若達多失却頭求心歇處，即無事佛是無事人。昔年老僧初行脚時亦信有禪，晝三夜三提箇無字，橫看豎看看不透，胸中開開地如熱鐵團，無理會處。及到先師會下，一日入室，舉南山筆笋、東海烏賊，擬開口便被打，當下廓然。一箇無字百雜碎，諸佛何有？自己何有？萬法何有？即是本來境界，無事安樂田地。
郁山主因有遊山僧到其所住之處，問他：禪如何參？僧向道：你但看百尺竿頭，如何進步？郁山主信得及，只管提起看，騎驢過橋，

忽遭擷起來，便道：我有明珠一顆，久被塵勞羈鎖。如今塵盡光生，照見山河萬朵。
是他胸中流出，蓋天蓋地，非從人得。
後來楊岐問白雲：你本師有悟道頌舉看，本師即是郁山主。白雲舉了，楊岐一笑。白雲問：有什麼不得處，和尚發一笑？楊岐道：你見打驅儺麼？他要人笑，你怕人笑。白雲於是有省。楊岐一笑即不論，白雲省去得箇什麼道理？
兄弟，脚跟下踏著實地，佛法玄妙淨盡，信手拈來，信手便用鑊湯爐炭、刀山劒樹，轉大法輪，一切眾生成等正覺。若絲毫見地不脫，面前都是礙膺之物。
豈不見真點胸自謂百了千當，勘辨諸方？善侍者呵耐他拈一塊石安地上，問：此是什麼義？真點胷云：無雲生嶺上，有月落波心。善侍者叱云：這般見解，敢說勘辨諸方？且道善侍者具什麼眼目？真點胸却問慈明，慈明向他道：你問我。真點胸叉手云：是什麼義？慈明云：無雲生嶺上，有月落波心。真點胷方始瞥地，諝訛在甚處？這些子透不過對面，何啻千里萬里？善侍者乃云：這回勘辨得諸方三頭兩面。真點胷云：却勘辨不得諸方，便有逆水之波。信之，此事不在語言，無絲毫授受，無你摶量處，無你湊泊處，直須發勇猛志，將平日所保重底盡底掀翻，自然著著有出身之路。
上堂：說底也多，參底也多，只是無悟底。若要悟，須待須彌粉碎。
時有僧問：幾時粉碎？師云：悟時粉碎。
上堂：本無纖塵法礙，你眼睛何得自昧？東西不辨，南北不分，千聖不傳底事，只在你面前，不可蹉過。
上堂：先佛有頂[寧*頁]一機，祖師有末後一句，總向諸人面前拈出，破知解窠窟，截生死根株，正體獨露，妙用全真，一塵中現寶王剎，毛端上轉大法輪。
謝秉拂齋，上堂：咬破鐵餕餡，百味具足；拶透父母未生前底句，一法無留。與我拈佛殿來。
上堂：龍門無宿客，不是點額人。孤峯無宿客，不是守株人。紅日繞須彌，清風遍寰宇。
上堂：形影一生，苦樂隨至；形影一滅，苦樂何有？當觀生滅是諸佛之本源，是眾生之幻化。拈拄杖云：明暗色空，皆是幻化。
恩鑒義請上堂。崇安院比丘尼慧恩到阿育王山，一覩如來真身舍利寶光，頓悟無上妙道。思念故秘閣奉議元吾府君王公，癸亥命十月二十五日子時生，享年七十四歲，丙子年九月二十九日辰時卒于正寢。深恐遊魂凝滯，請老僧陞堂開示。達者先知，賢明早悟，不待

花開葉落，即今納須彌於芥子，擲大千於方外。鶴有九皐難翥翼，馬無千里謾追風。
上堂：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？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？昨夜山前虎咬大蟲。
上堂。汝諸人曾得箇入頭處也未？睦州道：若未得箇入頭，須得箇入頭；若得箇入頭，不得辜負老僧。乃云：鷂子過新羅。
上堂：驢前馬後，不何著脚？諸佛地上，不可著脚。老僧今日有大過患。
上堂：一塵飛而翳天，一芥墮而覆地，一花開而見佛，一葉落而知秋。雪峯輥三箇木毬，德山卓牌於閙市。上堂：搆不得底，死在搆不得下；搆得底，死在搆得下。臨濟喫黃檗六十棒，向大愚肋下築三拳，總是依草附木。
上堂。一千里路，二千里路，橫擔拄杖，長連床上，三條椽下，高掛鉢囊，似刺蝟子，有甚用處？驀拈拄杖云：西風吹渭水，落葉滿長安。
上堂：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。金剛神合掌，歸依佛法僧。
除夜，小參。芻狗吠時天地合，木雞啼後祖燈輝，一年光景今宵盡，萬里更無人未歸。
謝秉拂齋，上堂。食輪法輪俱轉，四百箇衲僧鼻孔遼天。拈拄杖云：陳如尊者為首，參新僧堂去。
上堂：鼓聲咬破七條，只著偏衫去也。老鼠滿地走，拖取猫兒來。
張朝奉設齋，請上堂。盡十方世界是釋迦佛舍利寶光，盡十方世界是阿育王檀越。我朝奉張公具大智、具大見，未舉先知、未言先領，故入山來，以香花、燈燭、茶果、珍羞供養佛、供養法、供養僧。目前底是僧？何者是法？五千四十八卷。何者是佛？清淨無為。此一段奇特大事不可思議，所獲利益亦非小小，福如滄溟之水、壽若太華之山，子孫顯揚，寶藏充滿。卓拄杖，云：但願春風齊著力，年年吹入我門來。
復說偈：施供養者，受供養者，俱無住著，獲波羅蜜。
上堂：目前無法，意在目前。不是目前法，非耳目之所到。青蘿夤緣，直上寒松之頂。白雲淡泞，出沒太虛之中。
昌國廣福和尚至，上堂：大洋海底火發，鯉魚跳出龍門。南山起雲，北上下雨。
為熙菴主下火。穿破衲，凍日熙熙；了殘經，白月團團。生老病死，了無干涉。更明婆子燒菴話，始是親曾見育王。
上堂。當處解脫，得大安穩。展鉢喫飯，開單打眠。孤峯頂上，十字街頭。十字街頭，孤峯頂上。卓拄杖，云：寒山拾得。

天童止泓和尚至，上堂。天童和尚垂訪，陞堂陳謝，因舉一則古話，非惟供養和尚，且要諸兄弟知得從上尊宿相見無絲毫相見底道理。韶國師云：心外無法，滿目青山。
上堂：抖擻眼中塵，共照無私鏡。胡來胡現，漢來漢現。胡漢不來時如何？湛湛也。
為禮上座下火。大眾！火把子空却世界去也。昨日燒化淳維那，今日燒化禮上座。
解夏，小參。一夏九十日，不依倚一物，解開布袋口，得見本來人。本來人只是舊時人，三文錢娶箇黑老婆，頭不梳、面不洗，千年桃核破，覓甚舊時仁？江南兩浙，春寒秋熱。喝一喝，云：耶舍塔中敲鐵磬，天台鴈蕩絕人行。
上堂。當下超凡入聖，不被眾魔惑亂，喚作大事已辦。假使鐵輪頂上旋，定慧圓明終不失。卓拄杖，下座。
上堂：妙明心印，印佛則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；印法則狗銜赦書，諸侯避道；印僧則箇箇鉢盂口向天。還有自印者麼？自印則行住坐臥一一明了，靈山會上傳此心印，少室峯前傳此心印。
永藏主赴定水請，上堂。如來藏中不留一法，將甚麼流通？拈却破沙盆，活却衲僧眼。拈拄杖，云：黃河三千年一度清。
上堂。鬧市裏天子，百草頭上祖師，總為你諸人舉了也。若也不會，不可向蝦蟆窟裡作活計。拈拄杖畫一畫，云：一句該通五千餘首，蘇盧娑訶。
上堂：問一句來，答一句去，佛法不是這箇道理。五臺山上雲蒸飯，佛殿堦前狗尿天，剎竿頭上煎餽子，三箇猢猻夜簸錢。
除夜，小參。年窮歲盡時，家家燒紙錢，滴滴落地，千神俱醉，不可作佛法商量、不可作世諦流布。若作世諦流布，瞎却眼睛；若作佛法商量，爛却舌頭。即心即佛、非心非佛，不是心、不是佛、不是物，東海鯉魚打[跳-兆+孛]跳，新羅國裏無寸土。
達磨祖師忌，拈香云：亦不覩惡而生嫌，亦不觀善而勤措，亦不捨智而近愚，亦不拋迷而就悟。達大道兮過量，通佛心兮出度。不與凡聖同躔，超然名之曰祖。師舉了，以香扣爐三下，復問眾云：會麼？淨智妙圓，體自空寂。
上堂：無一法從內出，無一法從外入。不斷生死而絕生死，不求涅槃而至涅槃。
授典座，下火。古今無傳授底法，將五味換却眾人舌頭，是你自家本有底法。舉火把，云：燒却十方世界去也。
開爐，上堂。僧出云：丙丁童子來求火。師云：歸去生柴帶葉燒。乃云：古鏡闊一丈，火爐闊一丈，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，三世諸佛立地聽，你諸人長連床上坐地聽。

上堂：大智非明，真空絕跡。曲木床上老和尚，有甚共語處？
上堂：參禪學道，古德喚作妄上心不息。古廟香爐去，一條白練去，一念萬年去，燈籠露柱笑殺你去。
上堂。臨濟云：佛者，心清淨是；法者，心光明是；道者，處處無礙淨光是。師云：急水上打毬子。
上堂：闍黎眼皮蓋須彌山，老僧拄杖穿過乾坤。如來說一合相，即非一合相。
上堂。大無外，小無內，一即三，三即一。驀拈拄杖云：路逢道伴交肩過，一生參學事畢。
上堂：萬法從甚處起？雲門道：糞堆頭。萬法從甚處滅？育王道：糞堆頭。復頌云：糞堆頭上，無人覷著。萬法紛紜，自起自滅。
為受藏主下火。你為生苦，你為老苦，你為病苦，你為死苦，此四種苦，無有脫時。破屋不堪住，從教野火燒。
施主寄庫，上堂：堅牢庫藏各各有，珍寶且非金與銀。今日婆婆須認取，將來免得問他人。
上堂：世界因地水火風建立，然地水火風之性各不相知，自相攝入，及至分散，世界何有空劫？已前事則不論，拄杖子吞却拄杖子如何？
上堂：百千法門，同歸方寸；河沙妙德，總在心源。大眾，喫粥了也未？喫粥了也，洗鉢盂去。無悟底法，無迷底法，亦無不迷不悟底法，各自究取。珍重！
上堂：不歷僧祇劫，超出法王前。還有這般底麼？燈籠與露柱相交，是第二機。
為先副寺下火機。先一著，搆不著，將箒子筒踢倒著，五蘊山頭火光爍爍。
為行者下火，放出自己三昧火光，照破歷劫生死昏衢。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。
除夜，小參。今夜是年窮歲盡時節，大家聚集，小時相暖熱，俗諺謂之守歲，初非老僧要施設佛法，況佛法無可得施設。投子云：諸人變現千般，總是自擔帶將來。僧問他：如何是佛法？答云：佛法。又問：如何是法中法？答云：法中法。良久，云：來年更有新條在，惱亂春風卒未休。
上堂：古人道：一切境界，本自空寂。山嶽崢嶸，江河流注，萬象森然。如何得空寂去？為物所礙者不少，為空所礙者亦不少。空與物無二無一，要你自了。了無所了，是名真了。
為謙上座。下火墮一切疑網，被有無等縛，是謙上座。破一切疑網，出有無縛等，是謙上座。譬如火光明滅，無有二性。

上堂：春夏秋冬是物不遷義，生死去來是諸人不遷義。黃河因甚向北流？
為純維那下火，一擲便扶不起。平生所做純熟底工夫，打失無留。十尊古佛，即今在火燄上與你說法，好生聽取。
為智掌財下火，髑髏打破，智慧泯絕，三十六莖筭子撒在火裏，燒作堆灰去也。
為行者下火，不著佛求，不著法求，不著僧求，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。顧左右云：夜來何處火，燒出古人墳？
佛涅槃，上堂。日暖風和二月春，桃紅李白遍山林，涅槃路上絕來往，一箇無為清淨身。
東皐友山和尚至，上堂：發古佛心，行菩薩行。建梵剎於十字街頭，南來者休去歇去，北來者休去歇去。三十年後，破草鞋向甚處著？
為默維那下火，打破生死關，見徹動靜語默本源，即是桶箍爆底時節。雖然，學道如鑽火，逢煙未肯休，直待金星現，燒脚又燒頭。
元正，上堂：一塵入正受，諸塵三昧起。元正啟祚，萬物咸新。東海鯉魚打一棒，雨似盆傾。
為聖僧侍者下火。汝名仁洽，仁德無形，沾洽萬有，汝還知麼？丹霞為甚騎聖僧？汝道得麼？石火電光休擬議，坐斷毗盧法報化。
上堂：通身是飯，通身是水，浸殺底有甚數？飽殺底有甚數？拈拄杖云：歸堂去。
上堂，僧問：不作佛見，不作眾生見，還得否？師云：二鐵圍山萬仞高。
乃云：直下無一絲毫頭，遍界全彰奇特事。山花開似錦，澗水湛如藍。傅大士騎牛，入你眼睛鼻孔裏去。
結夏，小參。安居法門說了也，只要奉行舉足下足，自然不傷物命。護生須是殺，殺盡始安居，這箇法門亦不可不奉行。鐵船浮水上，久已傳諸方，今日青海頭，木船浮水面。
為行者下火：你不知生處死處？是心未了，鬚髮不曾得；除是身未了，我一把火都與你了却。祖師道：了得身心本性空，斯人與佛何殊別？
元宵，清凉西堂至，請新知事上堂。然燈佛與清凉山萬菩薩共說無生法忍，育王寺新請職事，箇箇是了事底人。舉手云：蘇嚕蘇嚕。
上堂。薪火相交，識性不停。上至諸佛，下至眾生。拈拄杖云：扶過斷橋水，伴歸明月村。
解夏，小參。世尊慈悲，故出現於世，立長期、短期。今夏是短期，九十日已過，八十九日尚有一日在。你諸人有所證、無所證，

不可辜負世尊、不可辜負自己。自己非泡幻者是，亦非昭昭靈靈者是。南天台、北五臺，走得遍，還自知。
開爐，上堂：三世如來說妙義，炎炎火燄雪火飛。面前總是聽法底，識取當頭底是誰？
冬夜，小參。國無定亂之劒，四海晏清，諸人脚跟下蕩蕩地，更無一塊泥[土*孛]礙著。你歸堂去，明日起來慶賀新陽，二十四氣、七十二候，分布四時八節，雲門扇子[跳-兆+孛]跳上三十三天，築著帝釋鼻孔，東海鯉魚打一棒，雨似盆傾。
佛誕日，上堂。哇地一聲諸境現，周行七步更多能。老僧不是多饒舌，要與諸人絕謂情。
歲旦，上堂：元正啟祚，萬物咸新。是第二句，還我第一句來。
天童月坡和尚遺書至，上堂：從上來，死衲子心能有幾人？活衲子眼能有幾人？昨夜玲瓏巖吞却太白峯，月坡和尚遷化去也。
上堂：百千三昧門，百千神通門，百千妙用門，你總入不得。你為三昧礙，神通礙，妙用礙？直饒不礙，也入不得。
月舟西堂至，上堂。千丈巖前看瀑布，即是西來祖意；鄧嶺山中把手言語，即是西來祖意。拈拄杖，云：庭前柏樹子，一夜風吹落。
冬至，小參。群陰欲去未去之際，一陽欲來未來之時，樓上鐘鳴，堂前鼓響，凡聖交參，一期事畢，開口不在舌頭上。不在舌頭上，在甚麼上？瞎却天下人眼，現前一眾滴水冰生。
上堂：百草頭上泄天機，鬧市頭邊露真智。釋迦老子無藏身處即且置，你諸人衲衣下一句作麼生道？
歸新僧堂，上堂。古人道：居此堂者，有利有害。老僧道：居此堂者，無利無害。將頭不猛，累及三軍。陳如尊者一坐坐斷，四百箇衲僧上無攀仰、下絕己躬，常光現前，壁立萬仞。拈拄杖，云：有利無利，不離行市。今年桃李貴，一顆直千金。
上堂：無邊身菩薩不見如來頂相，才說無邊便有限量，爭見如來頂相？如來頂相只在諸人面前，巍巍堂堂，離一切見。
解夏，上堂：長期百二十日，短期九十日。無繩自縛底有甚數？十字縱橫底有甚數？
上堂：諸佛不著便，諸祖不著便。今日老僧不著便，你諸人上來也不著便。
顯掌財下火，要與你顯露本有靈光。你三度為掌財來，情塵濃厚，紅爐燄上雪花飛。
上堂：真人面前，一點伎倆用不得。九烏射盡，一翳猶存。一箭墮地，天下不黑。
上堂：諸上座體取佛意，無事安樂底，便是一得永得。不同善財暫時斂念，樓閣門開。

上堂。性非垢淨，湛然圓滿。諸佛菩提，眾生煩惱。驀拈拄杖擊香臺，云：針眼魚吞却嘉州大像。
上堂：明暗色空，不曾礙人。一念周沙界，日用萬般通。湛然常寂寂，常轉自家風。
園頭下火。園中種作不違時，是汝為頭都得知。莫謂茶毗沒分付，老僧不見一莖眉。
上堂：明上座悟去，六祖與他道：什麼不思善，不思惡？正當恁麼時，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？若因此，老僧今日亦恁麼舉，諸人何不悟去？
明上座禮拜，問曰：上來密語密意外，還更別有意否？祖曰：我與汝說者，即非密也。汝若返照自己面目，密却在汝邊，頭上著枷，脚下著鎖。
上堂，舉：百丈因一僧哭上法堂來，丈云：作麼？僧云：父母俱喪，請師擇日。丈云：明日來，一時埋却。
師云：百丈只能埋却，不能擇日。
上堂：諸上座本無恁事，你自起疑。此疑從甚處起？識得起處，當下廓然。三世諸佛是你，六代祖師是你，你是阿誰？
上堂：魯祖三昧最省力，纔見僧來便面壁。育王三昧又省力，纔見僧來便合掌。南山北山，如牛拽磨。脚瘦草鞋寬，地肥茄子大。
上堂，拈拄杖云：是風動？是旛動？不是風動，不是旛動，二僧與祖師從你諸人脚跟下過去了也。
覺菴和尚遺書至，上堂：四大合成一箇幻身，以幻身出學者之幻，四大分離，幻身何有？正當與麼時，還有與覺菴和尚相見者麼？
解夏，小參。雲門道：你諸人忽然今夜悟去，早起將刀截却我頭，我說了也。他是壓良為賤，現前一眾箇箇是大丈夫漢，自然超越，不用老僧纖毫氣力。解夏之後，或往諸方去，誰勘辨得你？鉢盂、草屨、拄杖、針筒、隨身道具，不可不將帶。
解夏，上堂。三期罷了不施功，萬里秋天西北風，無孔鐵鎚成隊走，苦哉滅却少林宗。
佛忌，上堂：教中道：一切無涅槃，無有涅槃佛，無有佛涅槃，遠離覺所覺。今朝是二月十五，鳥啼花笑，水綠山青。
歲旦，上堂：舊年說話，新年說話。一法從萬法生，萬法無一法實。月影有若干，真月無若干。諸源水有若干，水性無若干。森羅萬象有若干，虛空無若干。
結夏，小參。護生須是殺，恁麼那殺盡始安居？老僧有分會得箇中意，箇中意會不得，鐵船水上浮，有時乘好月，特地過滄洲。文殊、普賢起佛見、法見，貶向二鐵圍山。東山五祖道：今後更敢也

無？又道：一度被蛇傷，怕見斷貫索。以拄杖劃一劃，云：你諸人總在鐵圍山裏。
上堂。金陵報慈遂禪師問僧：從什麼處來？僧云：撫州曹山來。師云：幾程到此？僧云：七程。問云：行却許多山林溪澗，何者是你自己？僧云：總是。師云：眾生顛倒，認物為己。僧云：如何是學人自己？答云：總是。
師云：一等道箇，總是有認物為己，有不認物為己。
退院，上堂。各各未出母胎，夙緣已是無差。老僧來住此山首尾六年，仰荷諸耆舊作成四海五湖兄弟同聚，擊碎今時窠窟，喚回二三百年前舊話，俾知有臨濟一宗未曾斷絕，況瓦礫堆中復成梵宇？此日辭退，深慰卑懷。大眾珍重！
橫川和尚語錄上

室中舉古三十四則

舉：毗婆尸佛云：身從無相中受生，猶如幻出諸形象，幻人心識本來無，罪福皆空無所住。
　師拈拄杖云：拄杖子亦從無相中受生。
舉：尸棄佛云：起諸善法本是幻，造諸惡業亦是幻，身如聚沫心如風，幻出無根無實性。
　師云：此幻即是實性，善惡皆從實性中出。
舉毗舍浮佛云：假借四大以為身，心本無生因境有，前境若無心亦無，罪福如幻起亦滅。
　師云：四大分離，何者是身？境與心有甚交涉？
舉：拘留孫佛云：見身無實是佛身，了心如幻是佛幻，了得身心本性空，斯人與佛何殊別？
　師云：佛身無實亦無虛，佛幻非幻。
舉拘那含牟尼佛云：佛不見身知是佛，若實有知別無佛，智者能知罪性空，坦然不怖於生死。
　師云：罪性本空，生死循環。
舉迦葉佛云：一切眾生性清淨，從本無生無可滅，即此身心是幻生，幻化之中無罪福。
　師云：破戒比丘不入地獄。
舉：釋迦牟尼佛云：法本法無法，無法法亦法。今付無法時，法法何曾法？
　師云：稽首禮無上尊。
舉須菩提說法，帝釋雨華，尊者問曰：此華從天得耶？帝曰：弗也。從地得耶？帝曰：弗也。從人得耶？帝曰：弗也。從何得耶？帝釋舉手，尊者曰：如是，如是。
　師云：總去帝釋舉手處會，未舉手時作麼生會？
舉教中道：居一切時不起妄念，於諸妄心亦不息滅，住妄想境不加了知，於無了知不辨真實。
　師云：天是天，地是地，日月星辰、草木叢林有什麼過？
舉楞嚴經云：眾生顛倒，迷己逐物。若能轉物，即同如來。
　師云：是你早晨喫粥了，洗鉢盂去。乃拈拄杖云：趙州古佛。
舉教中道，凡夫實謂之有，二乘析謂之無，圓覺謂之幻有，菩薩當體即空。
　師云：眾色歸皁，皁歸何處？虛空無月夜，獨自坐淒然。
舉教中道：惟一堅密身，一切塵中現。

師云：是你從朝至暮，走上走下。拈拄杖云：臭皮袋。
舉古德道：柏樹子成佛，虛空落地。
師云：磕碎你諸人髑髏。
舉雲門云：你諸人擔鉢囊行脚，不知有佛法；佛殿上鴟吻，却知有佛法。
師云：常州草蟲，宣州花木瓜。
舉：疎山問僧：什麼處來？僧云：嶺中來。山云：曾到雪峯麼？僧云：曾到。山云：我到時是事不足，如今作麼生？僧云：如今足也。山云：粥足？飯足？僧無語。
雲門云：粥足飯足。
師云：雲門是代這僧語，是出這僧語？
時有僧擬開口，師便打。
舉：夾山云：百草頭上薦取老僧，鬧市裡識取天子。
師云：拄杖頭邊見取古佛。
舉：雲門云：頭上霹靂即不問你，脚下龍過道將一句來。自代云：朝起雲，夜降雨。
師召眾云：老僧與他重舉你：頭上雨淋淋，脚下水漫漫。
舉：僧問大隋：如何是學人自己？隋云：是我自己。僧云：為什麼却是和尚自己？隋云：是汝自己。
師云：張公喫酒李公醉，李公喫酒張公醉。
舉雲門大師道：天帝釋與釋迦老子，在中庭裏相爭佛法甚鬧。
師拈拄杖云：拄杖子穿過你諸人眼睛鼻孔，山河大地疼痛。
舉雲門云：真空不壞有，真空不異色。
師云：青青翠竹，盡是真如；鬱鬱黃花，無非般若。
舉：一切聲是佛聲，一切色是佛色。
師云：眾生無染。
舉：馬祖上堂，僧出問：作麼生？祖云：自從胡亂後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。
師云：是恁麼。
舉：夾山云：百草頭上薦取老僧，鬧市裏識取天子。
師云：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。
舉，僧問雲門：如何是佛？雲門云：乾屎橛。
師云：是什麼語話？
大慧云：超出法、報、化。
也是抑而為之。拈拄杖，云：三千里外，逢人不得錯舉。
舉：僧問雪峯：乞師指示。峯云：是什麼？其僧便於言下有省。
雲門云：雪峯向伊道什麼？
師云：諸人合向雲門言下悟去。　　舉古(終)

師有時云：鐘聲喚你喫粥喫飯去，鼓聲喚你喫粥喫飯去。
一日，云：山門頭點燈，佛殿後燒香，新婦騎驢阿家牽。
師有時云：從苗辨地，因語識人。昨日有人從南嶽來，却往天台去。
師一日云：一念不生，是文殊境界；一念生時，是普賢境界。五九四十五，還我第一句來。
師有時云：兀兀無趣向。又云：蟻子不食鐵。
師一日云：閻梨無問，老僧無答；閻梨有問，老僧有答。風不來，樹不動。無事，珍重！
師一日拈拄杖劃一劃，云：不落第二，伏惟尚饗。
師一日云：昨朝栽茄子，今日種冬瓜，放汝三十棒，自領出去。
師有時云：向鬼窟裏作活計有甚數？不向鬼窟裏作活計有甚數？自代云：長安城裏。

拈古四十八則

舉：世尊臨入涅槃，文殊請再轉法輪。世尊咄云：文殊！吾四十九年住世，未曾說一字，汝請再轉法輪，是吾曾轉法輪耶？
　師云：山僧若作文殊，只云：再轉法輪已竟。
舉臨濟道：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，常從汝諸人面門出入，未證據者看看。
時有僧出問：如何是無位真人？濟下禪床把住云：道！道！僧擬議，濟托開云：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？便歸方丈。
　師云：汝諸人拈得鼻孔失却口。
舉：台州瑞巖彥禪師問夾山云：與麼則易，不與麼則難，與麼與麼則惺惺，不與麼不與麼則居空界，與麼不與麼請師速道。山云：老僧瞞閻梨去也。彥喝云：這老和尚如今是什麼時節？便出去。
後僧舉似巖頭，頭云：苦哉！將我一枝佛法與麼流將去。
　師云：那裏是瞞閻梨處？彥禪師便出去。是受他瞞？是不受他瞞？巖頭道：將我一枝佛法與麼流將去。此語遍天下。
舉：溈山問仰山：什麼處去來？仰山曰：田中來。溈云：田中多少人？仰插鍬而立。溈云：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。仰拔鍬而去。　師云：田中來。問：田中多少人插鍬而立？可謂數目分明。問：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，意在於何？拔鍬而去即可，不以數目論。　玄沙云：我若見，即踏倒鍬子。　師云：不在鍬子上。　後有僧問鏡清：仰山插鍬，意旨如何？清云：狗銜赦書，諸侯避道。　師云：見得太過。　又問：只如玄沙踏倒鍬，意旨如何？清云：不奈船何，打破舀斗。　師云：這一句恰是。　又問：南山刈茅，

其意如何？清云：李靖三兄久經行陣。　師拈拄杖卓一下，云：利劍不斬敗將。便下座。

舉：昔有老宿一夏已來竝不與師僧說話，有僧自歎云：我只恁麼空過一夏，不敢望和尚說佛法，得聞正因兩字也得。老宿聞，乃云：闍梨莫[斯/言]速，若論正因，一字也無。與麼道了，扣齒云：適來無端不合與麼道。

隣壁有老宿聞，乃云：好一釜羹，被兩顆鼠糞污却。

雪竇云：誰家鍋釜無一兩顆？

師云：老宿不是不與人說話。古者道：言多去道轉遠。其僧自歎空過一夏，可謂是末法比丘，少知慚愧。鼠糞汙却一釜羹，只因不能始終閉口藏舌。

雪竇云：誰家鍋釜無一兩顆，你諸人還知麼？

舉維摩因須菩提持鉢到，乃取鉢滿盛香飯，謂尊者曰：若能於法等者於食亦等，乃至入諸邪見不到彼岸，住於八難不得無難，同於煩惱離清淨法，汝得無諍三昧，一切眾生亦得是定，其施汝者不名福田，供養汝者墮三惡道，為與眾魔同一手作諸勞侶，汝與眾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，於一切眾生而有怨心，謗於佛毀於法，不入眾數終不滅度，汝若如是乃可取食。須菩提聞此茫然，不知以何答，置鉢欲去。

師云：維摩只要入泥入水，無一毫奇特之相。須菩提當時見他開口，便好捧鉢飯而行。

舉清平山遵和尚在眾時，請益一老宿，名曰惠勤。勤曰：吾久侍丹霞，今既垂老，倦於提誨，汝可往謁翠微，即吾同參也。

遵至翠微，問：如何是西來的的意？微云：待無人，即向汝道。

師云：勤老宿指謁翠微作死馬醫，翠微道：待無人即向汝道，埋向大屎坑裏。卓拄杖，下座。

舉：灌溪見臨濟扭住，良久放之，溪云：領。

溪住後，謂眾曰：我見臨濟無言語，直至如今飽不休。

師云：腦後猶欠一椎在，放過也好，免見兒孫斷絕。

舉：興化謂克賓維那云：汝不久為唱導之師。克賓云：我不入這保社。化云：會了不入？不會了不入？克賓云：沒交涉。

乃打之，白眾曰：克賓維那法戰不勝，令捨衣鉢，錢伍貫文，設飯一堂，趁出院。

師云：那裏是法戰不勝處？莫是我不入這保社麼？莫是沒交涉麼？克賓出院，你諸人作麼生？

舉：佛奧和尚拈拄杖示眾：過去也恁麼，見在也恁麼，未來也恁麼。　師云：齊人歸齊。

歸宗誠和尚道：過去也不恁麼，見在也不恁麼，未來也不恁麼。
師云：楚人歸楚。　拍禪床，云：春色漸隨人意好，秋風行逐馬蹄輕。
舉：僧問大梅：持齋護戒，意為生靈，今既居山種田，豈不是損於物命而招惡業？大梅云：我教汝斸地種穀種麥，不教汝斸蟲，汝死自死，怪我不得。
　師云：本色住山人，且無刀斧痕。
舉：僧問趙州和尚：二龍爭珠，誰是得者？州云：老僧只管看。
　師云：莫是看者得之？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，無意於寶者得之；操舟於河，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，忘於水者見之。
舉：鏡清問僧：門外是什麼聲？僧云：蛇咬蝦蟆聲。清云：將謂眾生苦，更有苦眾生。
　師云：調達入地獄。
舉安國球禪師示眾云：我此間粥飯因緣，然與兄弟舉唱，終是不常。如今欲得省要，却是山河大地舉明，其事却常，亦能究竟。又云：若從文殊門入者，一切有為土木瓦礫，悉皆助汝發機。若從觀音門入者，一切善惡音響，乃至蝦蟆蚯蚓，為汝舉揚。若從普賢門入者，不動步而到。
我今以此三門助汝方便，如將一隻折筯攪大海水，使彼魚龍。要知水為命，離水一分，魚龍不全性命。還會麼？若無智眼而審之，任你百般善巧，不為究竟。
　師云：德山棒，臨濟喝，到這裏總無用處。
舉：溈山示眾云：老僧百年後，於山下作一頭水牯牛，左肋下書溈山僧某甲。正當恁麼時，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，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，且作麼生商量？
　師云：道是兩頭只一頭，鼻孔無繩夜不收。
舉：臨濟示眾云：夫為法者，不避喪身失命。我二十年在黃檗先師處，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，三度蒙他賜棒，如蒿枝拂著相似。如今更思得一頓棒喫，誰人為我行？
時有僧出眾云：某甲行得。濟拈棒與他，其僧擬議，濟便打。
　師云：臨濟喫黃檗棒未曾暢快，更思得一頓喫，老僧行棒去也。
舉：首山示眾云：咄哉巧女兒，穿梭不解織，貪看鬬雞兒，水牛也不識。
咄哉拙郎君，巧妙無人識。打破鳳林關，穿靴水上立。
　師云：總有來處。拈拄杖云：上大人，丘乙己，化三千，七十士。
舉：肅宗皇帝問國師：百年後所須何物？云：與老僧造箇無縫塔。帝云：就師請塔樣。國師良久，云：會麼？帝云：不會。國師云：

吾有付法弟子耽源，却諳此事，請問之。後詔問耽源，源乃有頌云：湘之南，潭之北，中有黃金充一國。無影樹下合同船，瑠璃殿上無知識。

師云：無縫塔實難會，若去國師良久處會，瞎却自己眼；若去國師道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請問之處會，瞎却自己眼；若去肅宗皇帝道就師請塔揾處會，瞎却自己眼；若去耽源四句偈裏會，瞎却自己眼。

舉：首山示眾云：老僧擬欲歸鄉，什麼人隨得去？時有僧問：未審和尚什麼時去？山云：待有伴，即向你道。僧云：無伴底事作麼生？山云：盡日不逢人，明明不知處。僧云：忽遇一人又作麼生？山云：迷子不歸家，失却來時路。僧云：請師指箇歸鄉路。山云：枯木藏龍，不存依倚。僧云：和尚什麼時節却回？山云：一去不知音，六國無消息。僧云：正當歸鄉底事又作麼生？山云：獨唱胡笳曲，無人和得齊。僧云：忽遇知音在時如何？山云：山上石人齊拍掌，溪邊野老笑呵呵。僧云：歸鄉回來底事又作麼生？山云：八國奉朝衣，四相無遷改。僧云：未審居何位次？山云：文殊不坐金臺殿，自有逍遙竹拂枝。

師云：這僧問得子細，首山答亦不草草。以拄杖畫一畫，云：老僧擬欲歸鄉，什麼人隨得去？

舉：僧問趙州：學人乍入叢林，乞師指示。州云：喫粥了也未？僧云：喫粥了。州云：洗鉢盂去。其僧有省。

雲門云：且道趙州有指示無指示？若有指示，向伊道什麼？若無指示，這僧為甚悟去？

師云：雲門見得趙州親切，無許多話。

舉：風穴一日見念法華立次，乃垂涕告之曰：不幸臨濟之道至，吾將墜於地矣。　師云：好肉剜瘡。

念法華云：觀此一眾，豈無人耶？　師云：不妨具眼。

風穴云：雖敏者多，見性者少。　師云：深。

念法華云：如某者如何？　師云：密。

風穴云：吾雖望子之久，猶恐耽著此經，不能放下。　師云：路入桃源。

念法華云：此亦可事，願聞其要。　師云：有什麼要？

風穴上堂，舉：世尊以青蓮目觀視大眾，迦葉正當與麼時，且道說箇什麼？若道不說而說，又是埋沒先聖。且道說箇什麼？　師云：無說而說。

念法華，拂袖而退。　師云：雲從龍。

風穴擲下拄杖，便歸方丈。　師云：風從虎。

侍者隨後入室請益，念：法華為甚麼不祇對和尚？　師云：侍者眼熱。

風穴云：念法華會也。　師云：穿却天下人鼻孔。

舉：臨濟問黃檗：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？檗便打。如是三轉問，三轉被打，濟不會，辭黃檗去。檗指往大愚，濟到大愚，愚問：什麼處來？濟云：黃檗來。愚云：黃檗有何言教？濟云：問西來的的意。如是三問，三度被打，不知過在什麼處。愚云：黃檗恁麼老婆為汝得徹困，猶覓過在。濟於是大悟，云：元來佛法無多子。愚乃扭濟衣領云：適來道我不會，而今又道無多子，是多少？濟向愚肋下築三拳，愚托開云：汝師黃檗，非干我事。

師云：臨濟喫黃檗六十棒，昧却西來的的意。

舉長生問靈雲：混沌未分時如何？雲云：如露柱懷胎。生云：分後如何？雲云：如片雲點太清裏。生云：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？雲不答。生云：恁麼則含生不來也。雲又不答。生云：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？雲云：猶是真常流注。生云：如何是真常流注？雲云：如鏡長明。生云：向上更有事不？雲云：有。生云：如何是向上事？雲云：打破鏡來，與汝相見。

師云：問來答去，無有是處，無有不是處，兩處不答，多少人上他絲線，打破鏡來相見，是第二機。

舉：風穴初見南院，不禮拜，問云：入門須辨主，端的請師分。院以左手拊膝，穴喝；院以右手拊膝，穴又喝。院舉左手云：這箇即從闍梨。又舉右手云：這箇作麼生？穴云：瞎。院擬拈拄杖，穴云：作什麼奪拄杖打著？和尚莫言不道。院云：三十年住持，今日被黃面浙子上門羅織。穴云：和尚大似持鉢不得，詐道不饑。院云：闍梨幾時曾到南院？穴云：是何言歟？院云：老僧端的問汝。穴云：也不得放過。院云：且坐喫茶。

師云：南院當時見他來，不禮拜。問云：入門須辨主，端的請師分。便歸方丈。教他伎倆無用處，超然迥出威音外，一道神光照世間。

舉：首山謂眾云：佛法付與國王、大臣、有力檀越，令燈燈相照，相續不斷，至于今日。

大眾，且道相續箇什麼？良久，又云：今日須是迦葉師兄始得。

師云：明明道：佛法付國王、大臣、有力檀越，令燈燈相照，相續不斷。又道：相續箇什麼？又道：須是迦葉師兄始得。可謂是頭上安頭。佛法二字，道不得已，立箇名目，萬里神光都一照，誰人敢竝日輪齊？

舉：僧從漪到西院旬日，乃云：莫道會佛法人，覓箇舉話底人也無。院聞而默之。

漪一日上法堂次，院召從漪，漪舉首，院云：錯。漪進三兩步，院又云：錯。從漪復近前，院云：適來兩錯，是上座錯？西院錯？云：是從漪錯？西院云：錯。
又云：上座且在這裡過夏，共商量兩錯。漪打肯便去。
後住天平，舉前話云：我行脚時，被惡風吹到汝州，有西院長老勘我，連下三箇錯，更留我過夏商量，我不疑。恁麼時錯，我當時發足向南方去，便知道錯了也。
師云：天平大似無佛處，稱尊西院下兩錯，不是華嶽連天秀，黃河輥底渾。天平後恁麼道，瞎却天下人眼睛。
舉：香嚴垂語云：如人上樹，口銜樹枝，手不攀枝，脚不踏樹，樹下有人問西來意，不對則違他所問，若對又喪身失命。當恁麼時，作麼生即是？
師云：香嚴只要人無棲泊處。
舉三聖道：我逢人則出，出則不為人。
興化道：我逢人則不出，出則便為人。
師云：二大老若踏著臨濟正脈，自然不涉兩途。
舉：石頭因藥山問：三乘十二分教，某甲粗知，嘗聞南方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實未明了，伏望和尚慈悲指示。石頭云：與麼也不得，不與麼也不得，與麼、不與麼總不得，汝作麼生？山佇思，頭云：子因緣不在此，江西馬大師子往彼去，應與汝說。山至彼，準前問，大師云：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，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；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，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。山於是有省，便作禮。大師云：子見箇什麼道理？山云：某甲在石頭時，如蚊子上鐵牛。大師云：汝既如是，宜善護持。
師云：此語契得馬大師，未契得石頭。何故？石頭見青原，馬師見南嶽。
舉：僧問六祖：黃梅意旨什麼人得？祖云：會佛法人得。僧云：和尚還得不？祖云：我不得。僧云：和尚為甚麼不得？祖云：我不會佛法。
師云：噫！黃梅意旨，祖師尚不得，今之妄相沿襲，其可得乎？
舉：雪峯因僧來，問云：見說大德曾為天使來，是不？僧云：不敢。峯云：爭解與麼來？僧云：仰慕道德，豈憚關山？峯云：汝猶醉在，出去！僧便去。峯乃召云：大德！僧回首。峯云：是什麼？僧亦云：是什麼？峯云：這漆桶！僧無語。
峯却顧鏡清云：好箇師僧，向漆桶裏著到。清云：和尚豈不是據欵結案？峯云：也是我尋常用底，忽若喚回是什麼？被他道：這漆桶又作麼生？清云：成何道理？峯云：一等是恁麼時節，其間有得有

不得？清云：不見道：醍醐上味，為世所珍，遇此等人，翻成毒藥。

師云：窮到源底，還他雪峯；相頭買帽，須是鏡清。雖然，也只是兩枚漆桶。

舉洞山和尚道：貪瞋癡，太無知，賴我今朝識得伊。行便打，坐便槌，分付心王子細推。無量劫來不解脫，問汝三人知不知。

神鼎和尚道：貪瞋癡，實無知，十二時中任從伊。行即往，坐即隨，分付心王擬何為。無量劫來元解脫，何須更問知不知。

師云：洞山猶欠勦絕，神鼎老而無籍。諸禪者！貪瞋癡，知不知，入死出生全是伊。

舉：僧問保福：雪峯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挂角時？福云：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。

師云：誰敢道你不是雪峯弟子？

舉：龍牙和尚問翠微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微云：與我過禪板來。牙取禪板與翠微，微接得便打。牙云：打即任打，要且無祖師意。又問臨濟，濟云：與我過蒲團來。牙取蒲團度與臨濟，濟接得便打，牙云：打即任打，要且無祖師意。

師云：龍牙道無祖師意，莫是臨濟、翠微索短，不搆深泉麼？

舉：僧問百丈：如何是奇特事？丈云：獨坐大雄峯。僧禮拜，丈便打。

師云：百丈放去収來，失利不少。這僧雖則於石火電光中能存機變，腦門著地。

舉僧問巴陵：如何是提婆宗？陵云：銀椀裏盛雪。

師云：這老漢返披袈裟去也。

舉唐朝因禪師微時，常運槌擊土塊，次見一大塊，戲槌猛擊之，應碎，忽然大悟。

後有老宿聞云：盡山河大地被因禪師一擊百雜碎。

師云：老宿錯下註脚了也。因禪師擊破大塊時，一箇自己不知落處。

舉：徑山有五百眾，少人參禪。黃檗令臨濟到徑山，乃曰：汝到彼作麼生？云：某甲到彼，自有方便。

濟趣裝到徑山，上法堂見徑山。山方舉頭，濟便喝。山擬開口，濟拂袖便行。

尋有僧問徑山：這僧適來有什麼言句便喝和尚？徑山云：這僧從黃檗會裏來，你要知，自去問他。徑山五百眾太半分散。

師云：臨濟一喝，起得五百眾疑。徑山云：這僧從黃檗會裏來，你要知，自去問他，是成褫伊，不是成褫伊？

舉睦州謂眾曰：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，若得箇入頭，已後不得孤負老僧。

時有僧出禮拜曰：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。州云：早是孤負我了也。

師云：動絃別曲，葉落知秋。現前一眾未得箇入頭，若得箇入頭，已後不得孤負老僧。

舉：京兆利禪師問石頭：如何是學人本分事？頭云：汝何從吾覓？利云：不從師覓，如何即得？頭云：汝還曾失却麼？

師云：利禪師從實而問，石頭從實而答，本分事屬自己，不屬他人。

舉僧問石頭：如何是解脫？頭云：誰縛汝？又問：如何是淨土？頭云：誰垢汝？

又問：如何是涅槃？頭云：誰將生死與汝？

師云：石頭只要他自解脫、自淨土、自涅槃，水月鏡像豈有生滅？

舉：佛陀和尚常持一串數珠，念三種名號：一、釋迦；二、元和；三、佛陀。自餘是什麼？椀躂丘一箇。

師云：念三種號，有三種報應：一、消災；二、集福；三、安樂。自餘是什麼椀躂丘，一箇出三界去也。

舉：僧問藥山：學人擬歸鄉時如何？山云：汝父母徧身紅爛，臥在荊棘林中，汝歸何所？僧云：恁麼即不歸去也。山云：却須歸去。汝若歸鄉，我示汝箇休粮方。僧便請，山云：二時上堂，不得咬破一粒米。

師云：父母遍身紅爛，臥在荊棘林中，須用歸去二時。上堂：不得咬破一粒米，好箇休粮方。

舉：仰山示眾：汝等諸人，各自回光返顧，莫記吾言。汝無始劫來，背明投暗，妄想根深，卒難頓拔。所以假設方便，奪汝麤識，如將黃葉止啼，有什麼是處？

師云：老僧見諸上座記憶言句，舉這話子，除去宿習。然宿習不易除，所謂一法立，一弊生。諸上座須是將說底、舉底、盡底掀翻，顯靈一段，本有光明照十方剎。仰山有什麼過？老僧有什麼過？上座有什麼過？

舉：仰山在溈山牧牛時，第一座曰：百億毛頭，百億獅子現。山不答，歸侍立。第一座上問訊，山舉前話問云：適來道：百億毛頭，百億獅子現。豈不是上座？座云：是。山云：正當現時，毛前現？毛後現？第一座云：現時不說前後。山乃出。溈山云：獅子腰折了也。

師云：溈山此語，坐斷兩邊百億毛頭，百億獅子現，諸人作麼生會？

舉梵志詩云：梵志死去來，魂魄見閻老，讀盡百王書，不免被捶拷。
風穴云：一稱南無佛，皆已成佛道。
師云：獅子一滴乳，迸散六斛驢乳。
舉僧問西堂和尚：有問有答，賓主歷然。無問無答時如何？堂云：怕爛却那。
僧問長慶：有問有答，賓主歷然。無問無答時如何？慶云：相逢盡道休官去，林下何曾見一人？
師云：總向語脈裏轉却，有問有答，賓主歷然。無問無答時如何？一年春已老，臺榭綠陰多。
舉鶴林素禪師，一日有屠者禮謁，願就所居辦供。素欣然而往，眾皆訝之。素曰：佛性平等，賢愚一致。但可度者，吾即度之，復何差別之有？
師云：屠者禮謁，願就所居辦供，佛性也。素禪師欣然而往，佛性也。眾人訝之，佛性也。所謂佛性平等，賢愚一致。

頌古四十四則

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，是時眾皆罔措，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。世尊云：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付摩訶大迦葉。
世尊拈花，迦葉微笑。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。
世尊在靈山會上，有一女人近佛而坐，入於三昧。文殊白佛：云何此女人得近佛坐，而我不得？佛云：汝但覺此女，令從三昧起，汝自問之。文殊遶女人三匝，鳴指一下，乃托至梵天，盡其神力而不能出。世尊云：假使百千文殊，亦出此女人定不得。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，有罔明菩薩，能出此女人定。須臾，罔明從地湧出，作禮世尊。世尊敕罔明：出此女人定。罔明却至女人前，鳴指一下，女人於是從定而出。
後有老宿問僧：文殊是七佛之師，為什麼出女人定不得？罔明為甚却出得？
是定出得不得，關捩初無多子。文殊神通太過，罔明輕輕彈指。
二祖問達磨：請師安心。磨云：將心來，與汝安。祖云：覓心了不可得。磨云：與汝安心竟。
覓心不得疑情息，與汝安心萬事休。十萬里沙來又去，杖挑隻履在肩頭。
殃崛摩羅尊者於一長者家持鉢，適值其家一婦人產難，長者遂白尊者曰：尊者是佛弟子，如何救得我家產難？尊者曰：我乍入道，未能相救，當去問佛。尊者遂往見佛，具陳斯事。佛言：汝

但去說，我自從賢聖法來，未曾殺生。尊者依佛所說，往告長者，婦人聞之，當時分免。

我瞿曇佛，具正徧知，子母分解，只在當時。

僧問地藏：以字不成，八字不是，未審是甚麼字？藏云：看取下頭註脚。

問你地藏知不知，下頭註脚萬千千。筭沙入海徒疲倦，不若教他了目前。

耽源辭忠國師，問：某甲到南方，人問極則事，向他道什麼？國師云：幸自可憐生，剛要箇護身符子作麼？

真正道流行脚去，護身符子不須擔。國師實為耽源切，不是臨岐作對談。

閩王封柑、橘各一顆，令使送上。雪峯問：既是一般顏色，為甚名字不同？雪峯遂封回。

閩王復馳問玄沙，沙將一張紙蓋却。

一般顏色兩般名，紙蓋難瞞眾眼睛，雪嶺當時便封轉，閩王猶未息疑情。

朗州刺史李翺仰慕藥山道風久矣，屢請不赴，乃特入山致敬，肅裝客禮，直造座前。山端然看經，殊不顧視。刺史乃云：見面不如聞名。拂袖便出。山却召刺史，史回首，山云：何得貴耳而賤目？刺史遂頂禮起，問：如何是道？山以手指天指瓶。刺史云：不會。山云：雲在青天水在瓶。刺史拜謝，乃呈詩云：鍊得身形似鶴形，千株松下兩函經。我來問道無餘事，雲在青天水在瓶。

相公問道古來有，指水指天只藥山。總是祇園聽法者，如今分布在人間。

玄沙示眾：諸方盡道接物利生，忽遇三種病人，且作麼生接？患盲者，拈槌豎拂他又不見；患聾者，語言三昧他又不聞；患啞者，教伊說又說不得。若接不得，佛法無靈驗。

曲設多方驗作家，有誰親見老玄沙？耳聾口啞眼睛瞎，五濁眾生數似麻。

溈山與仰山摘茶次，溈云：終日只聞子聲，不見子形。仰山撼茶樹，溈云：子只得其用，不得其體。仰云：某甲只恁麼，和尚作麼生？溈良久，仰云：和尚只得其體，不得其用。溈云：放子三十棒。

聞聲不見形，撼樹却惺惺。體用何須論，歸家落日明。

丹霞到一荒院，遇夜取木佛燒火向院主，乃呵責曰：何得燒我木佛？霞以拄杖撥火云：燒取舍利。院主云：木佛何得有舍利？霞云：若無舍利，更取兩尊來燒。院主嗣後眉鬚墮落。

荒院天寒燒木佛，一堆紅燄對枯床，渾身終夜烘烘暖，罪過難教院主當。

達磨見梁武帝，問：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達磨云：廓然無聖。帝云：對朕者誰？達磨云：不識。

廓然無聖真實語，對朕者誰心未息。本光燦爛照十方，無量劫來到今日。

雲門大師云：聞聲悟道，見色明心。作麼生是聞聲悟道，見色明心？乃云：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，放下手却是饅頭。

補陀巖上，白衣觀音。聞聲悟道，見色明心。

僧問趙州：學人乍入叢林，乞師指示。州云：喫粥了也未？僧云：喫粥了也。州云：洗鉢盂去。

只將乍入來伸請，一到叢林志便高。喫粥了也洗鉢去，宗師不用更忉忉。

僧問洞山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山云：待洞水逆流即向你道。

洞水無緣會逆流，見他苦切故相酬。西來祖意實無意，妄想狂心歇便休。

臨濟訪平田路，見一嫂使牛，乃問嫂嫂：平田路向什麼處去？嫂將牛打一棒云：這畜生諸處走，到這裏不知路。濟云：我問你平田路甚麼處去？嫂云：這畜生養來五載尚使不得。濟云：欲觀前人，先觀所使。便有抽釘拔楔之意。

白水田邊問路頭，雪眉婆子打耕牛。草鞋泥滑青山遠，不是愁人也著愁。

黃龍室中垂語：我手何似佛手？我脚何似驢脚？人人有箇生緣，那箇上座生緣？

佛手驢脚容易見，最難道處是生緣。黃梅不是周家子，七歲傳衣便會禪。

大隋菴邊有一龜，僧問：一切眾生皮裹骨，這箇眾生為甚骨裹皮？大隋以草鞋蓋於背上。

千載靈龜菴下出，團團骨上卦重重。草鞋蓋却無頭尾，且聽傍人定吉凶。

龍潭在俗時，常供餅十枚上天皇。皇食已，每留一餅與之，曰：惠汝以蔭子孫。潭問之曰：餅是某甲將來，何返？云：惠汝。皇云：是汝將來，復汝何咎？潭因有悟，遂投出家。

受惠當思報，將他一餅回。出家緣法到，當下得心灰。

僧問趙州：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？州云：飽柴飽水。見後如何？云：飽柴飽水。

學者疑心尚未休，飽柴飽水坐牛頭。子期不用黃金鑄，末世知音有趙州。

馬祖與百丈行次，見野鴨飛過，祖曰：是甚麼？丈曰：野鴨子。祖曰：甚麼處去？丈曰：飛過去也。祖遂搦百丈鼻頭，丈作忍痛聲，祖曰：何曾飛去？

心燈不可付，祖印亦難傳。野鴨飛過去，搦得鼻頭穿。

南泉因兩堂首座爭猫兒，泉乃提起云：大眾道得即救取，道不得即斬却。眾無對，泉遂斬之。

至晚，趙州自外歸，泉舉似趙州，州脫草履安頭上而去。泉云：汝若在，即救得猫兒。

一刀成兩段，釋得二僧爭。草鞋頭戴出，猫兒無再生。

昌黎韓侍郎問大顛和尚：春秋多少？顛提起數珠云：會麼？侍郎云：不會。顛云：晝夜一百八。

明日復來門首，見首座，遂問：和尚道晝夜一百八，意旨如何？首座叩齒三下。

侍郎至方丈，復問：晝夜一百八，意旨如何？大顛叩齒三下。侍郎云：元來佛法不別。顛云：侍郎見何道理？侍郎云：適來問首座，首座亦恁麼祇對。

顛請首座問：適來恁麼祇對侍郎，是否？座云：是。顛乃打趁出院。

牙齒脣皮包不過，吾家密事俗人知。首座出院未為過，長老罰油方合宜。

魯祖凡見僧來，便面壁。

人來面壁成多事，爭得心開見本源？空劫已前諸佛子，話頭不舉自然圓。

藥山久不陞堂，院主一日白云：大眾久思和尚示誨。山云：教打鐘著。時大眾方集，山便下座歸方丈。院主續問：和尚既許為眾說法，為甚一言不施？山云：經有經師，論有論師，爭怪得老僧？

鐘鳴眾集歸方丈，苦殺堂頭請法人。法法本來無一法，若言無法法纏身。

德山一日飯遲，先托鉢下堂。雪峯時作飯頭，纔見便問：這老漢，鐘未鳴，鼓未響，托鉢向什麼處去？德山便歸方丈。

雪峯舉似巖頭，頭云：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。德山聞舉，令侍者喚巖頭來問：你不肯老僧那？頭密啟其意。

德山來日上堂，言語異常，頭於僧堂前撫掌大笑云：且喜得堂頭老漢會末後句，向後天下人不奈他何。雖然如是，只得三年。三年後果遷化。

托鉢回身去，鐘鼓未鳴時，不會末後句，只有叢心知。密啟深深意，禪和不用疑，恰得三年活，言中果有期。

秘魔巖和尚凡見僧來，提起木杈云：什麼魔魅教你出家？什麼魔魅教你行脚？道得也杈下死，道不得也杈下死。速道！速道！

秘魔提杈起，驗你本來人。得在杈下死，不負此生身。

僧問趙州：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州云：無。僧云：上從諸佛，下及螻蟻，皆有佛性，狗子為什麼却無？州云：為伊有業識在。

螻蟻皆有佛性，為甚狗子却無？趙州觀音院裡，壁上掛箇胡蘆。

趙州問僧：甚麼處來？僧云：雪峯來。州云：雪峯近日有何言句？雪峯道：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，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屙？州云：上座若去，為我寄箇鍬子與雪峰。

大地一隻眼，誰敢屙其中。鍬子寄將去，那知到雪峰。

有一古德，一日不赴堂，侍者來請赴堂，德云：我今日在莊裏喫油糍飽。侍者云：和尚不曾出入。德云：你但去問取莊主。侍者纔出門，忽見莊主歸謝：和尚到莊喫油糍。

不曾出門去，莊上喫油糍。莊主歸相謝，侍者不得知。

僧問巖頭：浩浩塵中如何辨主？頭云：銅砂鑼裏滿盛油。

塵中辨主問巖頭，心識如何曾得休？鼻孔眼睛都要見，銅砂鑼裏滿盛油。

睦州喚僧大德，僧回首，州云：擔板漢。

擔一片板在肩頭，如何得到空王地？睦州古佛多垂慈，要你自家放捨去。

藥山看經次，僧問：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，為什麼却自看？山云：我只要遮眼，某甲學和尚得麼？山云：你若看，牛皮也須穿。

你若學他看，牛皮真箇穿。長年橫案上，字義自然圓。

馬祖住菴時常坐禪，讓和尚將甎於菴前磨，祖云：磨甎作什麼？讓云：作鏡。祖云：磨甎豈得成鏡？讓云：磨甎既不成鏡，坐禪豈得成佛？祖云：如何即是？讓云：譬如牛駕車，車若不行，打車即是？打牛即是？

坐禪成佛生妄見，磨甎作鏡妄尤多。打車打牛俱是妄，攪得心腸沒奈何。

藥山謂雲巖云：與我喚沙彌來。巖曰：喚他作什麼？山云：我有箇折脚鐺子，要伊提上提下。巖曰：恁麼則共和尚出一隻手。

豈要共出一隻手，只教喚著沙彌來。鐵鐺無脚又無耳，墻下春深薺葉開。

南泉、麻谷、歸宗同去禮拜忠國師，泉於地上畫一圓相云：道得即去。歸宗於圓相中坐，麻谷便作女人拜。泉云：恁麼則不去也。宗云：是什麼心行？

圓相中間坐底誰，便施女拜各呈機。國師道大徧天下，未許尋常人得知。

玄沙令僧馳書上雪峯，峯開，見是白紙，遂呈示大眾云：會麼？眾無語。峰云：不見道：君子千里同風。僧回，舉似玄沙，沙云：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。

千里同風見不差，僧持此語報玄沙。不知蹉過如何也，莫是玄沙蹉過他。

賓頭盧尊者因阿育王問：承聞尊者親見佛來，是否？尊者以手策起眉毛，良久云：會麼？王云：不會。尊者云：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，吾是時亦預其數。

尊者策眉王不會，十方剎土古風清。佛齋勝會親曾預，不是尋常粥飯僧。

昔有一婆，供養一菴主，經二十餘年，令一二八女送飯給侍。一日，令女子抱定，云：正當與麼時如何？主云：枯木倚寒巖，三春無暖氣。女子歸來，舉似婆，婆云：我二十年來祇供養得箇俗漢。遂趁出，放火燒却菴。

二十年來不具眼，茅菴燒却是徒為。三春暖氣無多子，真實之言亦可師。

廓侍者問德山：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？山云：作麼？作麼？廓云：敕點飛龍馬，跛鼈出頭來。山休去。

明日浴次，山將木杓打廓一下，云：昨日公案作麼生？廓云：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。

只一箇休去，伎倆自然消。諸聖在甚處，脚下路條條。

歸宗鋤草，見一條蛇便斬却。僧云：久嚮歸宗，到來只見箇麤行沙門。宗云：是你麤？我麤？

斬蛇却非小小事，直是教他脫苦輪，座主高茅心未泯，如何胡亂妄通言？

僧問雲門：如何是透法身句？門云：北斗裏藏身。

北斗裏藏身，虛空中出沒。道得一句來，日頭東畔出。

甘贄行者往南泉，設粥云：請和尚念誦。泉自打槌云：請大眾為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。贄禮拜，便出去。

泉後問典座：行者在麼？云：去也。泉遂打破粥鍋。

設粥殷勤請念誦，白槌各為念摩訶。上來功德要圓滿，復去廚頭打破鍋。

藥山手中書佛字，問道吾：是什麼字？吾云：佛字。山云：這多口阿師。

藥山手中書佛字，問他端爾要心開。只將佛字為酬對，元是曾持五戒來。

讚

彌陀懸鼓相

彩雲縹緲懸紅日，瞻彼慈容大導師。四十八願丘山重，眾生雜念亂如絲。

寒山

做詩無題目，只要寫心源。心源雖難搆，淺深在目前。白雲抱幽石，藤花樹上紆。豐干不識你，道你是文殊。

拾得

是誰拾得你？便名為拾得。手把麤糲棄，要打天邊月。埽地却有功，眼界得淨潔。閭丘太守來，也解生欣悅。

豐干

人心既無，虎心亦無。騎來騎去，是汝是吾。松門杳杳，朗月輪孤。

禪月大師畫羅漢像

禪月羅漢應身。畫出羅漢形像，絲毫無得滲漏。虛空揑作一團，拈來掛虛空中。咄咄咄，咄咄咄。

達磨大師

破六宗己見固是，折蓎蘆渡江還非。大道等虛空，非虛空之量。大道同日月，踰日月之明。一華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。

六祖大師

曹溪本無波浪，是他來者，激起日月星辰萬象，總被陸沈，出頭不得。

臨濟大師

得馬祖、百丈、黃檗之旨，發自己胸中本有底光明，見僧入門便喝，謂之臨濟一宗。三世諸佛搆不著，狸奴白牯搆不著。

德山和尚

吹滅紙燈，眼前黑暗。拈得白棒，胡揮亂揮。黃河放出，太華裂開，大千沙界絕塵埃。

雲門大師

睦州拶折脚，如何嗣雪峯？一句內，三句外，星飛電捲。搆得著，搆不著，總是死漢。

趙州和尚

有底道：趙州說禪，近在口皮邊，遠過河沙國，總描邈不著。鎮州出大蘿蔔頭，是他親見南泉觀音院壁上掛箇葫蘆，風吹不落。

慈明和尚

得人怕，得人憎，嚇得神鼎頭縮面青，燒火未著。晚參。鼓鳴。

楊岐和尚

屋老四壁疎，雪珠床上跳。猶有閑情懷，對白雲發笑。

虎丘隆和尚

睡虎一嘯，虛空掇轉。南辰居北，北辰居南。驢作驢鳴，犬作犬吠。外道消滅，正宗亦無。

天目和尚

不道先師具大眼目，只道先師無肯路，還有知得者麼？楊岐之衣到松源，師祖不傳，臨終謂兄弟久聚正路，行者有只不能用黑豆法，難以荷負正宗。臨濟佛法到此平沈，痛哉！痛哉！以此見先師深得師祖之旨矣。

天目和尚讚。松源和尚像。永長老請讚。

我祖之真，是真非真。我父之讚，是讚非讚。非真是真，非讚是讚。塞破虛空，斷楊岐旨，滅臨濟宗。分付定水，打鳳羅龍。

禪人畫師像請讚

不破古人玄關，而玄關自破；不碎今時窠臼，而窠臼自碎。鷲峰之衣爛却，西丘之話無傳。
尺璧千丈石，寸金萬里沙，揀辨俱不得，達磨返流沙。黃檗不是臨濟，爭打六十拄杖？較之七佛已前，都無許多勞攘。既是吾真種草，何須特地寫像？
持刀殺人，人心不死。赤手殺人，人心不死。伎倆俱盡，人心自死。
一喝從馬師起，臨濟承虛接響。病叟本無氣力，不能學這般承。
栽菜根向上，種荳要収穀。不必生疑訝，今年六十六。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新羅國裏打鼓，大唐殿上作舞。天上天下人癡癡，七佛傳來到六祖。
道遠乎哉，觸事而真。羅公照鏡，李婆映水。鼻孔各別，娘生一般。會與不會，福州使鐵錢。
孚維那命畫師寫吾幻影請讚。
有一問答得，即讚克賓法戰不勝，興化罰錢出院。那裏是法戰不勝處？孚答曰：今日某甲合罰錢，合出院，真獅子兒，只書此以記歲月。
甲申夏五，明州李世珍畫妙勝殿眾菩薩像，因寫吾幻影，惟介請讚。讚曰：離四句，絕百非。

偈頌

日影每從窓外過，知他奔逐幾時休？虛空落地須彌碎，三世如來不出頭。
月在水中撈不上，徒勞[翟*欠]碎水中天。夜深山寺開門睡，月自飛來到面前。
人心到老不知休，心若休時萬事休。水上葫蘆捺得住，始信橋流水不流。
貪瞋癡眾生根本，眾生根本佛根本，佛無眾生不成佛，是故眾生佛根本。

樓上五更鐘未動，人間萬事已營營。明朝一飯先書籍，那取工夫細度量。
諸佛面前求早悟，眾生界上幾曾迷。本源自性天真佛，日用中間無少虧。
清淨世界清淨人，濁惡世界濁惡人。隨性所轉移不得，總是娘生一箇身。
觸目盡是清淨地，清淨地上無佛住。趙州教人急走過，狸奴倒上菩提樹。
老已無心走市[廓-享+墨]，莎羅樹下展身眠。餘生一了一切了，不去燒香向佛前。
萬事成空皆已悉，一身無實亦深知。絲毫名利放不過，得出輪迴是幾時。
曉來雲過闌干濕，手把圓珠獨自立。聲聲稱念南無佛，佛道現前不成佛。
魚浮水面性地平，鳥入林中機路密。秋到石床楓葉落，夢幻伴子六十七。
水邊林下道人行，念念無非是道情。盡去西方尋淨土，青蓮華在淤泥生。
稱心稱意可長保，上苑名園春日花。一箇尖頭茅屋下，長年無事道人家。
大道在目前，本來無妙理。陽地生為人，陰空死作鬼。月照嶺上松，風吹原下水。鬢頭寒拾翁，拍手笑不已。
人有黃金宅，棄之徒自忙。北風連地起，吹雪上眉梁。杳杳黃泉路，難逢日月光。吾儂如此說，且去審思量。
山中滋味別，往往少人知。野菜合黃獨，能充白日饑。風輕翻草葉，猿重墜藤枝。餘生只寄此，閒讀古人詩。
老農隴上耕，終日手不住。白骨誰家塚，群鴉噪高樹。一條淺溪水，滔滔自流去。
迷時從他迷，悟時聽他悟。九牛雖有力，拽之不可住。日落又黃昏，風吹白楊樹。
吾家不甚遙，看取脚下路。紅日上山頭，石羊草裏臥。人間一百年，彈指聲中過。柴門無鎖鑰，白雲自來去。

寒山做詩無題目，發本有天真。予獨處山寮，眼見耳聞底，皆清淨性中流出，不覺形言，凡二十首。

戊子。夏午。

過竹田西堂無相菴房

懶舉話頭嫌鼻祖，燒香那肯禮西方。空房消盡閑心識，日往月來不見長。

清藏主歸鄉省親

入我門來先割愛，胡為舊路又重行？娑婆世界多寒暑，一箇皮囊幾度生。

送契首座住鴈山靈峯

曷送住持芝下寺，祖翁一箇破砂盆。寒酸固是難開眼，煮飯猶堪煮菜根。

示椿藏主

一夏工夫打不徹，百千億劫不消磨，金烏玉兔長相逐，鴈蕩峯頭見也麼？

到中山寶首座房

巖房終日冷沈沈，經案塵埃一寸深。五十餘年如此過，道人行世太無心。

永藏主到鴈蕩山放牧寮請益

老來自病救不了，佛病祖病孰能排？壁上葫蘆風打落，床頭拄杖被塵埋。

寄予藏主

要成大樹作陰凉，放教片心如泥去。雲門一舉四十九，臨濟大師無本據。

示莫侍者

參禪只要見得盡，見得盡時無障礙，六箇門頭長日開，聲香味觸常三昧。

寄明藏主

一顆如來藏裡珠，靈光爍破眾人疑，大千沙界無塵土，即是塵勞未脫時。

寄息首座

黃檗三度打臨濟，睦州合喫棒三千，乾坤儱侗無今古，猛將不來邊上眠。

示然侍者

以法傳法獅子吼，以心傳心鐵牛機。十方世界無行路，圓覺空中有路歸。

送權侍者遊洞庭

七十二峯波面出，盧公去後石屏存。高歌數曲遊三日，圖畫又添僧一尊。

寄梓巖西堂和尚

每問往來興寢事，惟言閉戶自安禪。西丘壽到八十四，住院都盧無十年。

寄寶藏主

識塵消落盡，本性自圓明。動靜無差異，語言只似常。後到不過此，先來亦只寧。坐禪一片石，松樹長青青。

送明藏主

門內天地闊，門外山水長。一句未脫口，遍界是冰霜。寒光奪夜月，鬼神不敢當。本來清淨性，胸中無留藏。拾得是我弟，寒山是我兄。明朝相隨去，一錫兼一瓶。

示收侍者

人言不是面通紅，此病流來自劫空，拈出洞山三頓棒，慈明老漢得黃龍。

送靈石齊物長老

方丈守職莫輕忽，自然久久見全功。楊岐只是會監寺，踢出驢兒振祖風。

寄端書記

青猿長短聲，獨自倚廊柱。三際俱不來，一片冷泉水。非唯無眾生，無佛亦無己。短句與長吟，遣與適意耳。半夜落霜華，日輪正卓午。寥寥天地間，只有寒山子。

送茂侍者

一鶚度秋空，秋空無影跡。千人萬人海，聚頭空唧唧。點黑楊岐衣，鷲峯藏得密。寒暑知幾年，分付當有日。談玄說妙者，脫去情塵執。

示明侍者

布毛吹起便悟去，未吹布毛何不悟。三三九九八十一，雲門大師有抽顧。

寄灌頂長老

半夜鶴鳴山月吟，山翁獨坐破柴床，幾番劫石成灰去，一點靈光照世明。

示至侍者

我宗無語亦無法，獼猴各佩古菱花，昏衢燭破無今古，大地眾生盡到家。

送一維那

扣我山寮門，乃是我法姪，來情不用推，一一皆著實。生柴帶葉燒，新水敲冰汲，難得再相逢，今年六十七。歸去望東溟，天岸一團日。

送琦上人

萬里無寸草，出門便是草。十年歸不得，忘却來時道。今歲秋事早，凉風生木杪。拄杖挑鉢囊，銳志不小小。孰顧他洞山，瀏陽寒拾老。衲僧家行履，不可得尋討。

寄雪竇千峯琬西堂

千丈崖根芋火香，天上日輪正卓午。東土西乾無祖師，白頭老僧七十五。

道藏主號物外，因作此偈。

何處是物外，徒然勞指註。物物皆唯我，我實無比喻。去却我一字，動靜隨所寓。靈光遍寰宇，今古絕來去。

寄海藏主

佛佛授手無多子，祖祖相傳似海深。昨夜西風撼門扇，天明無跡可追尋。

送徹上人遊台鴈

多人乞語過台鴈，上人亦向那邊遊。寒拾不能登妙覺，只為貪著山水幽。巨羅長年抱膝坐，癡癡更是不知休。春花正開香滿路，日輪卓午山氣收。乘興去時宜速速，乘興回來莫悠悠。

送真藏主

達磨不曾來東土，二祖亦不往西天。一條古路生荊棘，更無佛法可流傳。

示霞上人

一大藏教言外薦，十方剎土目前看。老僧住世無多日，只要閣梨心地安。

寄靈仲通姪

一樓山色好，山是飛來山。座上方外友，身心俱閒閒。秋來幾夜夢，踏月到其間。更轉語方定，瓦爐香未殘。一偈聊相寄，山寮長日關。

拄杖歌

老龍蛻骨空山，樵人惠我作杖，靠在繩床角頭，團團圍繞。萬象打狗，打雨敲風，總是顛倒妄想，有人拗作兩橛。伏惟尚饗。

歸山

衰老歸山寮，山寮無雜事。柴床石枕頭，長伸兩脚睡。寒拾約不來，豐干騎虎至。虎性本不馴，蒼苔都踏碎。春風補得完，八八六十四。

此菴歌

吾結此菴寄殘影，有問此菴壞不壞。一語發出甚奇怪，隨他口下答不壞。凡屬形相皆是壞，為甚此菴却不壞？六窻俱透無一物，常光無內亦無外。劫火洞然大千壞，吾結此菴實不壞。行住坐臥於其中，只是尋常箇境界。有時松風閒舉話，萬象森羅齊爽快。

示恩藏主

道在目前無變易，只緣體悉有親疎。黃梅夜半傳衣鉢，七百人中一老盧。

寄琢間和尚

聞得去年交院事，世間誰識老師心。青山綠水門前有，淨土西方不去尋。

塔偈

午夜髑髏吟，山空片月明。西方無淨土，只有彌陀經。

塔銘

病叟今年六十六，死日將至，火化好，土化好。西堂唯菴貫和尚云：古鄭山中有片荒地。因疊石為塔，為銘曰：
天生一穴，藏吾枯骨，骨朽成土，土能生物。結箇葫蘆，掛趙州壁，永脫輪迴，超三世佛。
橫川和尚語錄下(終)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